

年譜

附錄

晚悟集
信

앞표지 뒷면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九目錄

年譜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九目錄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九

年譜

皇明神宗萬曆四年

宣祖大正九年

丙子八月二十

日庚辰辰時先生生于義城縣東陶巖里第

先生

之先世居尚州丹密縣至生員公始移居義城縣南元興洞悔堂先生再卜于陶巖下

五年丁丑

先生二歲

六年戊寅

先生三歲

七年巳卯

先生四歲

八年庚辰

先生五歲

始受十九史於從祖兄鼎峯公

鼎峯公諱弘道字大中以文學為世所推重
先生自幼俊穎特達於羣兒中屹如也及

就學課讀必先於人生立有常處昂峯
公異之曰是必為當世之大君子矣

九年辛巳 先生六歲

十年壬午 先生七歲 受小學 時皇考城隱公教子第
有法度先生每早起省

聖闡訖淨掃室堂篤志向學
一言一動皆做小學而行之

十一年癸未 先生八歲

十二年甲申 先生九歲 讀孟子 讀至舜何人予何人
輒竦身奮然曰大丈夫

夫立志固不當乃爾耶遂自述四十言書諸
手板曰皇天賦予初無賢不肖之異雖聖賢
亦非兩口而四目彼丈夫我丈夫
有為者亦若是期追前脩之微躅

十三年乙酉 先生十歲

十四年丙戌 先生十一歲

十五年丁亥 先生十歲

十六年戊子 先生十三歲

十七年己丑 先生十四歲 手書程子四勿箴揭之座

隅 始悔堂先生出入諸先正之門以孝友成德城隱公又能因其緒餘不墜前烈家庭

授受之際皆是古人為已勉學之意先生自幼已知有內外輕重之分日取聖賢格言潛

心玩索靡不極其歸趣於程子四勿箴尤反復而有契焉

十八年庚寅 先生十五歲

十九年辛卯 先生十六歲 讀書于長川書院 先生嘗以為士

生斯世抱負甚大豈可以一善成名而自以為足乎經旨講究之暇又嘗究知前代興亡

之蹟當世治亂之故以措諸事業為務

二十年壬辰

先生十七歲

四月倭寇至陪城隱公八

黃鶴山

在縣東三十里

六月聞賊犯沙村轉向清涼

山

時宗丈梧峯公之甥為宣城倅暫往依之

八白雲洞

在豐基郡即今竹溪

書院 九月還城洞

在黃鶴山中有城洞即事五韻見元集○時城隱公偕

義在外先生能出入死生相幾發慮一門百餘口賴而獲濟

訥齋崔公 現

來會

崔公於城隱公兩姨兄弟也至是挈家而來先生雖當顛沛之際未嘗暫時廢

業人或有不廢學業者輒曰昔許魯齋於兵戈搶攘中不廢學業終成大儒男子合做底事豈

可以世亂而遠廢乎遂從崔公質疑問難多所啓發

二十一年癸巳

先生十八歲

三月祖妣淑夫人李氏

卒附葬于八智悔堂先生墓左

歛襲之具葬祭之儀先生

躬自營辦不貽憂於城
隱公見者莫不感歎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十九歲十二月陪城隱公還八智

墓下

時賊勢稍退城隱
公奉几遷居廬焉

二十三年乙未

先生二十一歲

二十四年丙申

先生二十一歲

七月拜月川趙先生于

陶山書院

先生嘗以未及搢
衣於溪門為恨
至是聞月川先生講學于陶山即

往拜之日川先生一見敬重告以溪門心學
之訣因贈詩曰千聖相傳只一心微言尚可

卷中尋要叔已放歸腔裡誠敬關
頭著力深先生遂即和呈見元集與金苟全

中清仍留讀朱書○月夜泛舟濯纓潭與金溪巖

公埒諸與金苟全講禮書于易東書院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二十二歲七月陪城隱公復八城

洞時賊再擄舉家奔避第悅道年纔九歲脚弱不能行先生晝夜擔負越涉險阻猶恐

其或相遺失為親旨負米於桐華寺時饑僅荐臻人至相食先

生不憚險遠日以負米為業晝則渾於行商夜輒吟唔不輟嘗於河陽店上誦西銘德信

正鸞壽適奉命而南聞夜半讀書聲邀與相見講問經義靡不迎刃縷解德信正大異

之及亂定遂往拜旅軒張先生于青松之涑以女妻之

谷歷拜朴大菴惺于松生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二十三歲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二十四歲二月聘夫人李氏于京

師德信正鸞壽女也德信正號中壘以經術見重當世○尹相國昉黃參判致誠李延

平貴諸公皆聘明姻戚也見先生容貌
俊偉言行有度無不敬服許以國器
七月

往拜德信正德信正明於禮學先生朝夕講
質以盡諸家同異得失之辨

十月和呈月川先生詩月川先生寄詩曰別
來消息今安否離恨

朝朝未易裁目送歸雲天遠大芙蓉
山下首頻回○先生和詩見元集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二十五歲二月受詩誠于城隱公

城隱公嘗依詩誠諸子曰持身如履薄操心
若奉盈母惰又毋荒毋忝爾所生先生日輒

莊誦上月川先生書略曰某質本庸下性又
昏懦尋常書冊之工猶

不能自力做去矧可望收拾本原展拓地步
從事於古人所謂為己之學耶先生不知愚

陋不足以進取屢煩章牘曲賜獎勵其慙慙
引誘之意有足感動人者某雖鈍根敢不惕

然警悟慨服奮發以竭
吾才力之所至云云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二十六歲春築書塾于仙巖在縣東

里先隴下先生常病城市闌闌且愛其水石幽絕等小齋為蓄書之所扁之曰無忝蓋取

城隱公詩中義也○有詩一律

三十年壬寅先生二十七歲三月答崔峯前詰書崔公撰論

太高先生以下學上達等語警之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二十八歲七月旅軒先生臨訪時旅

軒先生十月參鄉校朔望講旅軒先生聚士

宰本縣問難屢蒙推詡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二十九歲三月往拜西厓柳先生

先生於途中有詩曰何處春風產河九月登南花柳村後生誠意薄三十始登門

月波亭為重陽會

興村公敦復崔公詰村公愧偕

為晦齋先

生辨誣治疏上京

時高敬履等論五賢相傳之統而詆誣晦齋先生

三十三年乙巳

先生三十歲

八月中鄉解

三十四年丙午

先生三十一歲

二月往拜梧里李相國

因省試入都

十一月月川先生訃至為位哭之

先生

時留京與李石潭潤雨諸公會哭于三清洞

三十五年丁未

先生三十二歲

正月會葬月川先生

有祭

文二月魁別試初試○三月拜寒岡鄭先生

于花山府館○五月西厓先生訃至為位哭

之○七月會葬西厓先生

有挽詩

○十月以城

隱公命賈拜旅軒先生于不知巖 答旅軒先生

書曰賢胤委來請益所謂借視聽於聾瞽者然若因此論量得有所警發則亦鄙人之幸也

三十六年戊申 先生三十一歲 二月 宣廟昇遐 ○上

旅軒先生書 略曰年前鄙縣蠻舍之會某以故人于獲蒙先生容接之恩因

此而不出八門屏卒受鑪而親憂連仍道里稍寡過不遂為小人之歸而親憂連仍道里稍

問蔣荏因循向未供一日擺掃之役慕德不誠之罪無所逃矣嚮於途見之日略已導遠

微悃伏乞先生勿以僭妄而拒絕之权置門生諸子之列昭示古人為學之方則某雖至

愚極陋謹當服膺勿失用力不急其為激厲啓發之效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云云

三十七年 光海元年 巳酉 先生三十四歲 四月男在生 ○八

月中鄉解

三十八年庚戌

先生三十五歲

三月中增廣鄉解兩試

○閏三月中生員會試○同柳修巖 衫拜五

峯李相公

庭有晚梅未開五峯令各賦呈先生有詩曰晚托芳園裡清姿迥出

塵含情未肯吐 羞與柳爭春

四月設聞喜宴

城隱公於是日口號小詩

以警之曰禍是福所倚福是禍所伏是以賢達士一視榮與辱君子貴自勉其要在勤學

又曰力學以致知持敬以養德尋常日用間事事有檢飭須先克己私庶可無愧怍先生

佩服終身焉

五月書西厓先生手簡後

三十九年辛亥

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男圭生○七月陪

城隱公上京

時賊臣仁弘當國柄用誣逼退溪先生城隱公為道儒倡抗疏

請討之 拜五峯李相國○十二月哭鼎峯公有祭

文

四十年壬子先生三十七歲五月拜寒岡先生于蘆谷

鄭先生出示心經發揮景賢等書○八月拜

旅軒先生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三十八歲四月拜詔齋崔公時崔公為

鄭造所誣九月送李石潭淵雨赴龍庭有送別詩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三十九歲正月校正鶴峯先生文

集崔詔齋留舍溪與四月丁母夫人憂母夫人寢

疾二年先生晝夜扶持嘗六月丁城隱公憂糞驗差劇及喪哀號不已

先生荐遭巨創哀毀幾至滅性喪葬之十二
禮一遵朱文公家禮稟于旅軒而行之

月丙午合窆于縣南五土山兌向原既葬廬于墓側

不釋裘經家事一無所問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四歲四月伯父監察公卒公諱

仙字書之有士友望壬辰倡義師○先生躬親歛襲無間親喪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四歲八月服闋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四歲二月移寓于縣南蔚馬

里在金城山下先生見時象乖亂將欲携家深八為李敬亭民歲紫巖民寘二公所邀

暫寓焉八月往拜德信正○九月榜會于三清

洞會者三十餘人十一月拜旅軒先生于不知巖舟

行泊吳山謁吉冶隱影幀有次旅軒先生五絕詩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四十三歲三月薇山精舍成先生在京

時見甯瞻等謀廢國母歎曰人道滅矣即日束裝南還入黃鶴山中披草斬木構茅屋

三間日處其中以為讀書窮理為事有時蔬糲不繼曠然不以為意旅軒先生以書賀之曰

近聞賢契舉家深入此人人所願欲而未聞者殊切歎向毫管有詩云大道難容世路分

此身端合臥山雲山雲寂寞塵寰遠人是人非撼不聞正合賢契所處因謾及此可供閑

中一晒也○有薇山諸咏見元集

四十七年巳未先生四十四歲五月拜旅軒先生論理

氣分合旅軒先生出示易學圖說仍教曰今

之妙乎先生對曰理非別件物寧為此氣之中而在此氣之所以然自不相雜而亦不相

離既知其不相雜又知其不相離庶不悖於
分合之義乎旅軒先生曰古之聖賢既罕言
理氣又未嘗分言理氣析而分之者名目之
設也合為一體者理氣之常也若因其名目
之分而遂以為界別相對之物則理氣便各
自為本雙立并行於宇宙之間耳理豈得為
氣之理氣何得為理之氣哉云云
九月間德信正訃有祭文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先生四十五歲正月寒岡先生訃

至為位哭之○三月會葬寒岡先生有祭文歷

拜旅軒先生先生稟問聖人不制師服但使申心喪之制近世退溪先生之

喪禹秋淵諸賢但以布笠縞帶終三年今日
寒岡門下之服似過重未知如何旅軒先生

答曰孔門弟子吊服加麻乃是師服門下執
弟子之禮者固當如是至其遠方未及門之

人亦為白巾
者非禮矣
勘定鶴峯先生言行錄錄即崔

劫編也屬先生磨積數月卒冬酬弟悅道詠懷詩做陳子昂感遇

詩以和之所言皆傷時憂道之意

憲宗天啓元年辛酉先生四十六歲七月赴救伯氏虎

溪公適道於龜山縣獄時虎溪公以冰溪洞主削方伯鄭造名於

院錄移囚被刑禍將不測先生涕泣奔走情極懇惻查官感悟論報得釋九月赴

哭德信正大暮仍撰行狀有祭文十月撰城隱

公遺事○往陶山謁尚德祠有詩一絕歷月川書

堂有詩一絕訪金梅園光繼金溪巖坤而還有唱酬詩

十二月男至生

二年壬戌先生四十七歲二月拜旅軒先生先生稟問南秋江達

可親經二姓王之句如何旅軒先生答曰吾
東文獻無徵秋江想未詳而云爾豈可以此
面疑圃隱乎仍問曰世傳披廉使公與治隱
携手同歸云有諸先生對曰先祖與治隱為
道義契見麗季政亂并轡南下先祖居尚州
冷隱居善山世代已逝今無所考證然以勝
覽所載皎潔其身能得行藏等語觀之傳十
來之言恐不虛矣旅軒先生再三歎賞焉十

月送金忌窩榮祖赴北幕別有送十一月拜旅

軒先生講質四七理氣辨前時講心經悅道進

為理之發七情為氣之發其所為說各有地
頭不可混而同之地而合之否旅軒先生答
曰四端自是性觸便感不犯私為故以理為
所發之主七情或涉私偽不能純善故以氣
為所發之主然七情固莫非四德之用而四
端亦非外七情而別自為端者也以四端言
之惻隱即七情之愛與哀也羞惡即七情之
怒與惡也辭讓施於喜怒哀樂愛惡之際是

卷之三十一
七
七

非別於順逆輕重之境則其於七情之外別有所謂四端乎以七情言之哀愛欲是仁之

發也怒與惡是義之發也喜與樂是禮之發也七者隨事隨物感應各當是智之發也其

於四端之外又有所謂七情乎先生對曰四端之發非不資於氣而理有以主哉七情之

發非無與於理而氣有以用事就其所重而分別言之者以其所從來各有根柢苗脉故

朱子曰七情不可分四端恐不必然牽引配合而強為一說也云云

三年 元 仁 廟 癸亥 先生 四 歲 元 朝 作 自 警 箴 見 元 集

四月上旅軒先生書 略曰嚮者理氣說援引廣博開曉明切實發前

人所未發後生未學但當篤信謹守而已何敢措一辭於其間執第其立言主意未見盡

合於退陶定論此必鈍滯之甚見得未透不惟未曠先生指示之義蓋於退陶之說猶有

所未盡領會而然也試就閒寂處潛心積慮反覆究索有日矣而弟子之惑愈往愈甚如

是而強其所不知不思所以明辨而深覈之
則前面義理卒未透得而亦非所以奉承前

後諄誘之
盛意也
送李敬亭民歲朝天贈以書言六月

擢明政殿廷試第一人及第例授成均館

典籍○七月南還○上五峯李相公書論時務三

事九月拜旅軒先生時旅軒先生有持平召命先生陪行至善山

而十月除成歡道察訪驛當兩湖要衝經

歷試白遣之辛丑赴任先生夙宵料度一以撫瘡起廢為事流込四其人畜

俱盛

四年甲子先生四十九歲正月哭梧峯公之悒○二月

答忠清監司李公命俊書論點兵築城事時

遊與明理合謀及進據慈山李
公以書問策於先生書見元集 上五峯李相

公書論禦賊之策 甲午 大駕南幸公州領夫馬

祇迎於境上變生倉卒百官皆徒費從之先

聚得夫馬五百以備儀衛四月上旅軒先生

書論奏對 與黃朽淺宗海 書論竹林祠追配

事初寒岡先生之寓木川也本邑草甫稟建

寒岡易贊黃公仍欲追奉寒岡於濯纓之下

先生以為儒林事體當以道學為主援引朱

子南庵故事退溪川谷近例而貽書辨之黃

公竟從先生議以寒岡配朱子別立廟以奉

濯纓書 五月疏陳驛弊六事一使行濫帶之

見元集 弊二人馬越站

之弊三位田陳荒之弊四復戶遺失之弊五

奴婢點考之弊六縣官侵擾之弊事下該曹

令本道查實矯革重建成歡郵館郵館荒廢多年先

隸恢滌遺北鳩材實瓦始七月棄官歸先

如寄呈病不待報而有記文十月除全州府判官官情

金溪巖寄詩曰明時宵旰軫南方宣牧當

如漢吏良巨鎮元來湯沐邑幕僚曾是壯元

郎平生學道君今試曷昔論交我豈忘十一

殘雪暮城情思苦病中辜負別知饒

月赴任本府素稱難治先生撫民以惠馭吏

五年乙丑先生五正月頒鄉約學規于境內依

文以諭之先生嘗謂風俗之類敗鄉約之不

為守宰者苟不留心於二者則終無激厲作

成之效矣於是做古家塾之制設書塾於四

面擇定都學究一人副學究四人又選大夫

士子弟及凡民俊秀者年十五歲以上分置

鄉校及四書塾都學究以都約正兼之副學究以副約正兼之里有月朔之會面有四孟

之會鄉有春秋之會課督之方勸懲之道一舉并行燦然備具每月朔諸黌堂謁先聖與

諸生講論小學家禮等書及復譬曉以明體適用為主又置善惡二籍勸懲如約期月之

間一境風動五月棄官歸京第府尹李公命論文見元集

言鄉約之難行先生笑曰惟患不行耳豈有難行之理哉但此事甚重苟非在上者至誠

以措之則徒致紛擾而無益於事今上司之言如此未見其可行也即日引疾呈辭方伯

李公漢固挽不得至令府尹催謝而終不撓府民大小無不遮道掩泣儒生或有追至數

百里者先生以詩謝之曰民病未醫身病深無端濡滯半年今攀轅父老休勞苦分付和

扁兩副心○先是德信正為先生撰定冠禮置小第於社稷祠至是暫往留之

儀節先生以冠禮為成人之始遂就温公所定儀節而參酌成書令子孫世襲行之

六年丙寅

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付忠武衛副司勇○四

月拜旅軒先生于倉谷

時有軒先生因啓運宮喪旅召命入

都六月陪送旅軒先生于麻田浦歷訪李石

潭金荷潭

時讓

而還○閏六月拜刑曹正郎

兼春秋館記注官知製教○九月移禮曹正

郎○十月差文烈公高敬命倡義使金千鎰

賜祭官○十一月拜司諫院正言上疏論時

弊十條兼陳修省之道

一用賢良二擇守令三叔人心四厲風俗

五納諫諍六決壅蔽七慎庶幾八省冗官九均貢賦十修軍政其末略曰殿下爰自初

潛以至為君仁孝恭儉之德聞於四方奮發乾剛運續大命扶彝倫於既斁存廟社於垂

亾則顯對越上帝內無聲色之傑外絕遊田之樂

則講論經義不以盛暑而或廢不以微憊而暫

輟則君常患有始而無終者其病皆在於心不

能純一不審淵涓蠖漢之中體天謹獨之工

果能以妄測者也然竊自退省於施為運用之

際則求治之意雖切而端本之工全疎私意

根柢未盡芟刈義理路脉未盡恢拓因循荏

苒苟度歲月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

慮下慰人望者此臣愚所以為殿下惜之

而勝其憂懼者矣伏願殿下先就六經之

文以究其理之當旁及歷代之史以驗其

得失之跡且將洛建諸君子之書朝夕遮眼

細心紬繹以盡其旨義歸趣之所極要使吾

之心地開明義理昭著而清閑燕逸之中必

存戒懼之心思慮應接之際益加省察之功
剛健而末已誠實而無間則自然行辭相資
動靜交養大本立而達道行體用合而物我
一此中和位育之極功體信遠順之成效而
臣之所陳十條特其舉措之具耳何患乎難
行哉疏入批曰條陳十事無非至論未端
所言尤為切實予十二月遞正言 特旨還
當體念而議處焉

授○行子在冠禮

請愚伏鄭先生行三加禮
時先生以嶺人行古禮於

洛中李栢里李五峯及全汝西湜趙龍洲網
洪東洛鑄吳竹南竣尹公知敬黃公床諸賢
來會見者皆稱
當時人物之盛

七年丁卯

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藩奴入寇首陳親征之

策

上引百官會議 教曰賊騎長驅為之奈
何昔紅巾成三日八私都矣左右皆默然

李貴對曰上教然矣今明問若不出避決
不及矣羣臣皆曰貴言良是先生進曰

駕離都城一步則民皆散矣無可為矣丞選
精銳分據江津親御六轡進駐坡州以示

先人有奪人之氣不宜先自摧縮以示弱也
且賊勢甚急凡干啓劄請勿書八皆命臺

面陳焉上改容問曰此人為誰詔事官對
曰正言申某也大司諫李滉曰申某之言決

知其不可徒也姑徐出避之計何
如上徐曰當與廟堂更議焉甲午扈

駕發都城駐通津賊勢日急卿宰以下爭謀
自避先生不為動及駕

發後始送家屬于黔川德信正別墅合 啓論延平君李貴首

唱去邠請遠竄事大北罪人南省身等不可

輕故事并不允○二月送弟悅道赴關東

巡使幕有贈詩送李石潭村正郎珥赴嶺南號

召使幕有贈詩合 啓請諸宰臣軍官抄出防

守事依 允○已亥陳 啓請停奴營信使

之行 時奴差劉海到平日投書督和以拒絕

出待先生挺身陳啓略曰君臣大義天之

經地之緯人之彛也况我國之於天朝義

則君臣恩猶父子死生存亡不敢有貳雖此

窮蹙靡聘之日君臣上下斷當憤不顧身分

據江津克壯天塹之勢拒絕奴使堅定誓死

之志則彼雖莫強之敵豈能捉不萬之師乘

不習之禍百倍今日吾於君臣之間既已無憾

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以我殿

下之英武明睿豈不瞭然於安危之分得失

之機而但為兇鋒所迫妖言所惑其於守禦

攻戰之策無一事措畫日與君臣從事於往

復文字之間惟恐片言隻辭之觸犯彼怒未

知如此委靡將欲稅駕何地此臣所以失聲

長慟不覺肝膽合 啓論完城君崔鳴吉主

和誤國請依律事 不允 ○再啓 不允

曰略

嗚呼吉僕國敗事之罪臣等已陳其大略矣其於守禦之備攻戰之策無一事措畫而歛手安坐惟以媚奴納款為能事竭一國之力以充溪壑之欲屈千乘之尊親接犬豕之醜凡今廟堂之臣均有辱國之罪而主其事者乃鳴吉也凡有血氣者莫不痛心憤骨請亟斬鳴吉以快輿情 批曰凡事廟堂講定而行之爾等豈歸咎於鳴吉未曉其意也少無可罪之事亟停勿煩 同三司劄救司諫尹煌

○初啓載八松集 命三司進劄伸救 批曰尹煌之言極為可駭而爾等如是稱譽今日人心亦難知也爾等俱以有識之人臣事降虜之君不亦羞辱乎勿為徒責寡躬各自潔身退去 啓請還收以為後日之地可也 ○劄見元集

司諫尹煌遞差之

命依允

政院封還尹煌劄職傳旨自

上又有遞差之命先生陳啓略曰尹煌
之疏出於憂憤之至情設使措語過當豈宜
遽加威怒摧折之挫抑之若是乎既諒其忠
貞而有悔悟之心則尤當優容寬假以養其
直氣又豈可遞其職而噤其口拒塞忠諫之
路乎城門未開而言路猶塞其於三月疏陳
也則城門未開而言路猶塞其於三月疏陳
聖德何如國事何如也云云

懲前毖後之策

及賊退先生以不能自強乞
憐於犬羊為極天之憤遂陳

疏屢千言其略曰兇醜匪茹敢抗大邦吞噬
全遼假氣自大我雖危急存亡之日其不可
和也義理明矣况以我國積累之勢君臣上
下苟能同心戮力以死自誓則縱不能奮揚
威武蕩滅醜類猶足以堅壘高壁遏窮寇隳
突之勢而計不出此乃反墮其術中賂以金
繒質以王弟束手乞憐苟冀朝夕之不亾從
古講和皆是無遠慮者姑息一時之計而其
軟巽苟且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伏願殿
下罷黜和議獎率臣隣積誠心以導之立紀

綱以振之使中外士庶曉然皆知聖上之心惟在於酬怨刷耻而了無遷延前却之態

則凡有血氣者孰不歡欣踊躍依心振氣為殿下致死力乎奴賊聞之未必不為之氣

挫而目前侵凌之禍異日摧陷之患或可以少緩矣夫如是則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

姑息必不可成之虛計而坐而待再疏陳急

務五事一節財用五鑿輿二擇帥臣三謹防守四

勿以賊至而輕動勿以賊退而苟安勿以國小而自危勿以勢屈而自沮究觀前史興復

之主所以處患者如何所以自修者如何何

以使群策畢集何以使眾才畢進燕閒之所

深思朝畫之所猷為惟在於湔羞洩憤而不

以宴安玩愒之心參錯於其間則內外之臣

亦各自勵舉措施為漸有條理何患國耻之

未雪也朱子曰沮國家恢復之大計壞邊陲

備禦之常規者皆講和之說也若恃一和字

而志不先立計不素定因循頹惰不能自強

則義理漸晦人心益壞無以存天下之大防
而治兵理財之政皆如畫脂鏤冰無著手處
其於酬怨刷恥之機不倏江都卽事十八詠
浸近而逾遠矣云云

見元 **巳丑差檄島辨誣使** 時駐劄 **天將毛文龍**

國至以交虜襲島等語傳播遠通事機叵測
朝廷議遣使曉諭而難其人兵判李公廷龜

以先生 **辛卯辭朝** 先生即日登程於馬上

臣誤國謀東臆當日 **到海州宿神光寺** 與管

從事官崔惠吉 **四月壬寅登艫** 與唐差金聲

舟到洋中狂風大作人皆號哭先生獨端坐
看書略無怖色及風定唐差問曰公居嶺南

乎先生曰然何以知之唐差曰吾聞嶺南多
儒者公臨危無怖色似有素養而然是以知

之 **與接伴使元鐸同舟抵檄島** 有詩見 **龍骨**

義兵將鄭鳳壽雲巖義兵將金礪器來見

鳳鄭

壽等聞先生至來見先生與語大奇之謂之曰將軍冒死守孤城屢有斬獲之功苟非忠

憤積中何以至此惟願終始激勵亟勦凶賊因辭所帶弓矢以給之復命之日具陳鳳

壽等功績又貽書松甯趙公翼關東伯崙公明俾助軍需癸亥詣督府行

見官禮

毛帥自薪島還見本國咨文發怒至有無故引賊誠心講和等語先生進

曰小邦之從事大鎮今幾年矣憑藉威靈殫竭心力誓滅此虜而後已老爺不能無動於

往來流言不即馳報賊情使自為計又不沮遏兇鋒少舒其急子曰倚恃之意果安在哉

小邦之巨專天朝已餘二百年太祖皇帝始定封號神宗皇帝再造邦域式至于

今回已殄之倫延幾絕之祿父子子世世安業皆重天子賜則即使小邦君臣舉族

而殉白刃犁庭掃穴馘虜大社猶不足以報其萬一忍反滅絕天常潛與虜通謀害我堂

堂之禍非朝伊暮寡古猶守正不撓峻斥
 虜使至其遜辭請謝而後姑許羈縻以緩
 前之急此固老爺之所明知也以是而謂之
 誠心講和存若納款之為則小邦情事不亦
 寃甚矣乎鄙督乃笑曰忠順之國豈真有此
 講和之為羈縻我亦知之但不可以此聞於
 中朝以貽天下之譏也先生對曰君臣父
 子也子不容有隱於父臣不容有隱於君小
 邦既迫於事勢有此不得已之舉則斷當畢
 露情悃備陳委折以俟聖天子處分而已
 安敢為一時耳目互相迷蔽自陷於欺天罔
 日之科哉矧今小邦遭罹實係天下事機之
 會苟於登聞之際有一毫漫漶之辭則中外
 之情志未孚前頭之事變難測將何以暴小
 邦之冤而解天下之惑乎先是毛帥以退賊
 為已功聞于天朝故宰諱講和之說及奏
 聞使至必欲改擲奏草先生與奏使力辯不
 置辭嚴義正毛帥知呈文督府請送差官禁
 不可強遣人稱謝

卷五十七 庚辰年 七
 十七

戢天兵殺掠之弊因請刷還本國

島中者

賊之初犯也我民多附以人天兵因此激怒殺戮

賊先生具陳事狀辭極懇惻毛帥送守備金汝礪盡還被擄在島

戊辰離發檄島

先生與刷還人餉計口分賑所

之類乞出陸者使之橙船一體朝夕設粥上下共之如昇者五

平壤石多山下陸○留甌山往見

得使行儲米以賑刷還人

刷還人羸悴不

欲得管餉米或本縣倉米以賑之

以無請先生正色曰此獨非我耶公為朝家命吏忍使數千生靈

之口又為身薦之食耶適值部事斛以賑焉○時賊尚留湨西戰骨相枕先生念國事至此為之慷慨

邊鎮守領輒以設保障
置屯田數事屢言不已
甲戌修閘見啓馳驛

以聞先生於是行歷盡兩西備審山川形勢虜賊情狀遂以逐日所見聞者別

具啓聞甲申到海州拜司憲府持平先生既竣事而還愚

伏鄭先生嘗於筵中又請乙酉上疏辭見

元集壬辰到坡州再疏辭蒙允○甲午復

命上命入侍詢問毛營事情仍降別諭曰申達道今行能盡專對之職且其縷縷所陳

無非為國憂愛之語特賜六月復拜持平○豹皮一領以示嘉獎之意

啓請都元帥張晚遠竄事金摺朴惟建等依

律事諸宮家魚鹽船事蘆田革罷事甌山李

復匡罷職事并 不允元啓見集再啓三啓並

不允因詣

闕避嫌

其略曰臣愚之請竄張
晚為後日籌邊者戒也

請誅金搢朴惟建等為偷生苟活者戒也蘆
田之請罷欲以補軍餉也稅之請祛欲以

除民弊也區區憂愛之誠自謂不後於人而
聖批一向牢拒至於頃日所論甌山事非

惟不為允從至令監司行查臣愚以為言
官不可信則監司獨可信乎大官有忠君愛

國之心而小官獨無忠愛之心乎一道之內
有此可駭可惡之事而監司不能察其不明

甚矣臣安忍雷同欺罔自啗於不忠
之罪哉云云○玉堂陳劄請出仕

庚戌啓

論右贊成李貴詆斥言官之失仍避嫌

時尹
煌趙

綱等論勲宰驕橫之失李貴上章詆斥自
上有臺官嚴治之教先生即詣臺自列曰

臺諫是非常隨公議公議所在臺諫安得不
言尹煌之啓趙綱之疏皆因公議而出於忠

憤非構捏陷人之論也殿下詆斥之折辱
之如此臣恐直氣摧折公議泯滅危亾之禍

將不旋踵矣且廟堂閣歧而為貳言必矛盾計必納鑿不知協和朝廷而只要和好虜不知攻擊胡虜而惟務排擊臺諫夷狄侵凌甲兵不多非今日之憂也朝廷不和腹心受病將至於不可救藥此誠今日之所大憂也臣既忝於尹煌論列勲臣之啓矣又參於趙綱除出四大將軍官屬於體府之疏矣臣之罪戾殆有甚於尹煌趙綱請命罷斥臣

職因左右相引避有先罷後推之命時左相申

欽右相吳允謙以啓辭中廟堂壹閣歧貳語一時引避上大怒下備忘記曰副司直申

違道以悖妄之言愚弄朝廷侮辱相臣使大臣不安厥位此誠前古所無之事也極為駭

惡姑為先憲府及左右相陳劄請收成命並罷後推

不允大司憲鄭經世執義鄭弘溟等劄曰臣等伏見申某避嫌之辭多有過當之語

而原其情則不過書生憂國之餘不暇擇言而已豈有愚弄朝廷之意哉既罷其職又

下嚴旨至有推問之命甚非聖明優容
臺諫之道也臺諫之以言遞去者非止一二

臣僚之間已有以言為戒之憂今日之
摧折又甚言路所關恐傷聖德請還收申

某先罷後推之命答曰申達道侮弄相臣
厥罪非細爾等如是救護殊甚不當矣此習

不懲國不國矣更勿煩擾左右相聯名劄
曰臣等尸居難冒之汰已悉於前劄而臣等

於此又有所大懼者中某縷縷所陳無非憤
世之戇言救時之至論而今因臣等引避之

故遽降無前之教不但有損於聖上容
諫之義拒塞言路實自臣等啓之也伏乞還

體朝廷之不便公私焉答曰大臣如是失
體朝廷之不尊無足恠也推考之命不必還

收陳推考公緘有奪告身之命其略曰以
今日國事

言之流離傾覆之餘苟緩目前之禍而賦情
日益驕橫國勢日益岌業民生困而兵不可

調財力竭而糧不可時矣雖使上下同心大
小協力極須相倚如頭目手足之為倚恐無

小

救於淪匹况今朝著之無奮發振作之意
 有震撼擊撞之漸寅恊之義或歎於具瞻之
 位猜疑之形已於孤網之地秦越交馳冰
 炭難容交傾互軋紛紜度日至使君久孤立
 於上無一可恃為經遠之謀豈不為之大可
 寒心哉矣身雖極謫劣旣任言責不忍負吾
 君於將必之日適因避嫌之章略陳愚滯之
 見而辭拙直不能酌淺深之宜遂致相臣
 引避之誠轉成禍階惶恐賈越覓死無路然
 憂國之誠轉成禍階惶恐賈越覓死無路然
 以此謂愚弄朝廷侮辱大臣而已未陳再推
 為矣身之罪則千萬暖昧云云
公緘 無異愚伏鄭先生貽書曉諭先生答書
 略曰下諭縷縷誠荷見念之切然區區所論
 竊自附於盡言不諱之義因此而削籍投荒
 固所自分若以鼎席之引避聖批之嚴峻
 而不能固守已見張皇失措為俯仰可憐之
 態則罷 **壬戌** 因玉堂陳劄始 **收奪** 告身之
 軟極矣

命劉略曰臣等伏見前持平申某頃日避嫌之啓蔓引不當引之言自不覺其侵

及廟堂引避之辭固不宜如是言之失中果

有之矣然其本心出於憂時憤激言不知裁

若謂之愚戇則可也謂之有心而發則似涉

深文而推考照律之際憲府以私罪照啓使

殿下終未免罪言者之歸豈不惜哉臣等

此言非為一申某也實欲啓將來忠諫之路

耳伏願殿下還收申某奪告身之命答

曰令憲府更為照律可也○先生直聲振朝

野嘗與尹趙二公共斥和議之非至是又

交章力爭終始不撓世以三學士稱焉七

月挈家南還依歸去來曲以見志詩見元集

歸也沙西全公混與先生書曰日昨鳳鳴令

人增氣但南歸殆急不幾於悻悻歟雖遲三

數日何害於義也惟在自反縮不縮如何耳

愚伏先生與悅道書曰賢仲氏大言時弊忤

時相意竟以此卷懷而歸中心慨然不任為

蕙歎之私也其為一時諸賢所推重如此

築晚悟齋於禾谷

在縣西十里有水石之勝先生嘗愛其幽夔疏蒼蔚

樹花卉為早晚棲息之所至是營立數間屋

子扁之曰晚悟齋因有詩曰閑盡驚波與險

先生于不知巖

先生以前後疏草奉進旅軒先生覽訖歎曰士君子一生

事業盡在是矣撰先祖按廉使公遺事

毅宗崇禎元年戊辰

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叙拜禮曹正

郎○二月差 德安二陵奉審使○癸丑辭

朝○丁巳踰鐵山關歷安邊到咸興

各有詩見

元集辛酉奉審 陵寢轉拜崔訥齋于會寧匪

所時置公遭仁居變謫居焉三月回咸興遊樂民樓

有詩見元

自是凡除拜
皆兼三字銜
四月拜鄭愚伏託子在從學

○七月移拜持平以兩司通避遞免時悅道以冬至

使書狀官兼監察
赴京因此辭遞尋還拜文學上疏再辭

不允元疏見集辛未送冬至正使宋公克詔朝

天別有詩送壬申送弟悅道朝 天之行於弘濟

院別有送序八月三度呈辭蒙遞以病未甲寅請

按廉使公碣文於鄭愚伏○乙卯拜侍講院

彌善上疏辭 不允元疏見集九月丁卯八侍

書筵○戊辰八侍 書筵講義伏不傳參會盟宴

策寧 社原從勳一等推 恩贈考承政院

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 贈妣淑夫人

十月乞暇焚黃南還○十一月行子圭冠禮

請柳修巖 十二月陞拜司諫院獻納旋遞時

伏先生新掌銓 軀 答金潛谷 壻書 金公知先

之意貽書勸起 尋拜司憲府掌令在道辭

答鄧愚伏書 其略曰台鑑新掌銓銜誠宜廣

輔闕失而今此甄拔之舉首及於病廢無用

大君子任官擇人之義而垂 聖朝慎簡之

規缺四方拭目之望乎伏乞 鑒以平日眷

餘之深切勿更相掇拾置之收地俾畢 答趙

龍洲 網書

見元

撰伯父監察公墓誌

二年巳巳

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行焚黃祭

有告辭

二月拜

旅軒先生

時旅軒先生有召命

拜成均館直講不赴

○五月拜獻納不赴○六月拜掌令被召

還朝

敬亭李公贈詩曰清時言路為難選公論終歸草野賢噴玉驪駒來月窟嘶雲

鵬鶚上秋天激昂人物須端本振肅朝綱有糾愆白首自憐多病久愁心一倍向秦川

七月啓請諸宮家免稅革罷事陽陵君許摘

遠竄事并

不允

啓見元集

丙申啓請

還收羅

萬甲付處張維補外之

命事并

不允

啓見

元集啓請前慶源府使金大乾拿推事捕盜大

將李守一罷職事依

允

啓見元集

啓請鐵山府

使金得振遞差事依 允元啓見八月諸宮家

免稅事連啓 不允因避嫌先生以宮家免稅為民國巨瘼

陳啓至十八度辭益剴切其略曰惟我 殿下以上聖之姿啓中興之運百工仰德四方

承風將何事之不可做何弊之不可革我 允於政令之間一以大公至正之遺處之庶可

使朝廷尊重邦本鞏固而今乃區區委曲於私恩小惠之際不計民生之疾苦不念國計

之虛耗不顧衆論之紛紜已臣等欲使諸宮家任其所為充其所欲而後已

情者果是過激之論乎既蔽於私而不知所以裁之則惟此一念潛滋暗長如火之炎

炎泉之涓涓終至於燎原而滔天因此而馴致危亾之禍亦理勢之必至也 殿下非惟

不能虛受發怒於蔽私危亾等語前後 聖教愈徃愈嚴至有臣子所不忍聞者不審

聖明本源之地有何偏滯之病而辭氣之失平若是也豈以今日居臺閣者皆非其人而

不顧分義敢欲責難於君斯為僭妄可罪者
耶抑以為一事之私豈必至於匹國而無難
發口強聒不舍斯為狂誕可責者邪易曰危
者安其位者也匹者保其存者也論匹之兆
衰替之漸人皆見之而殿下少無憂懼之
念但憑姑息之計欲使群下粉飾太平務為
豐亨豫大之言其於安危
保存之道不亦左乎云云
癸亥八侍啓請兵

曹判書李貴罷職事 不允
其略曰即日
建中兵曹判書

李貴詬辱左議政金瑬至以爾瞻比之使瑬
果有爾瞻之罪則貴之言是也瑬安敢在相
臣之位也貴之言誣也貴豈可免構誣大臣
之罪也誣辱大臣於殿下之前而殿下
無一可否語臣未敢知其以李貴為是耶其
以金瑬為是耶貴是則瑬非瑬是則貴非天
下豈有兩是之理哉貴之構誣而殿下不
為呵責瑬之陳劄而殿下優容以答是
殿下兩是之也金瑬李貴俱有旋天浴日之
勲其再造宗社之功則一也而殿下既

以塗置之相位則貴安敢挾勲驕恣搆
誣相臣凌蔑朝廷至於此極也云云 哭李

敬亭 有挽 詩 丁丑呈辭還鄉 ○十月拜獻納被

召還朝上疏陳遇灾修省之道因辭職

不允 疏略曰願 殿下主敬以立其基窮理
以致其知一念之發也必先察之曰此

果出於天理之公乎一事之應也必先思之
曰此果合於義理之正乎勿為私欲所汨蕩

勿為外誘所擾奪不敢有一毫放過不敢有
一刻間斷勉焉孜孜至於積真之久則方寸

之地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措之事業無所為
而不知其志何畏乎天灾何有乎民怨哉又

曰臣聞先儒之說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親
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近因 玉候遠豫不

接臣僚凡幾日矣臣固知 聖德天成無藉
乎諸臣薰陶之力而深宮獨處之中親愛狎

昵之際安知無天理漸消人欲漸長之慮乎
方今 聖體尙欠康復風日漸迫寒冷雖不

能開筵進講一如平日而時於靜攝之暇引
入侍從喉舌之臣未須講書只要從容相對

或討論經旨或商確機務不惟於涵養本原
之工有些裨益其於導宣壹鬱開納陽明之

道亦未必無補矣十一月呈辭南還歷拜蒼
上賜批優納焉

石李公竣 李公贈詩曰昨君纔向西今君還
向南方國不相入利祿非所貪但

學孤鳳鳴寧作秋蟬暗上不明主負下不吾
心慙風塵萬轍奔丘空一瓢甘眼看一世間

惟君獨 十二月撰鼎峯公行狀
奇男

三年庚午 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與道伯李龜厓 溟書 有

土趣厲民 二月哭金鶴湖 奉祖 有挽 拜旅軒
俗等語

先生于南山 時旅軒先生 三月拜掌令被
遭夫人喪

召還朝○四月啓請罷遣豐呈妓樂事依

允其略曰今日國事之危急比先朝太平之時為何如也此非調習伎樂處以宴安

之時而該曹回啓必欲枚置意見所在臣實未曉也况豐呈既行之後到今仍留亦甚無

據無論成才與否參弘文館錄先生以直道請并命罷遣

是始參瀛選公論稱快仲救桐溪鄭公仍避嫌時鄭

求言請復仁城宮爵兵判李貴以臺論之不即峻發詆斥言官先生以為因求言抗疏固

無不可獨啓伸救因避嫌答曰勿辭五待物議○玉堂處置命出仕○啓見元集

月丁未詣臺又避嫌初以鄭公事諸臺齊會執義趙禕韓欲請加罪

於鄭公先主曰因求言抗疏本無可罪之事丞停請罷之啓宜矣趙又言鄭疏中官闈不

嚴女謁盛行八字不當言之於盛時矣先生曰女謁盛行成湯所以自責也憂明之戒自

是無妨與趙不合而罷至是陳啓戊申鄭桐避嫌答曰勿辭○啓見元集

溪罷職事合辭停啓

從先生議也

辛亥八侍朝講

命講說

壬子八侍晝講○癸丑八侍晝講○啓

請宮家折受查禁事尚州牧使宋碩祚罷職

事并依

允

元啓見集

癸丑啓請竹山軍民徙邊

事依

允

元啓見集

甲寅啓請禁斷公私賤投屬

內需司之弊事

嚴批不允○乙卯再啓又

承嚴批○丙辰詣臺避嫌

前後啓見元集諫院啓請出仕

丁巳啓請兵曹堂郎推考事依

允

其略曰反正

之初臺諫請禁女人之出入關門者蓋有所懲劄而痛革之也自上快賜允俞之教近日防禁隨弛無籍女人之冒禁出入者罔有紀極其流之弊何所不至兵曹之官閭

禁是察而專不檢飭難免惰職
之責請該曹堂郎從重推考
移拜掌樂院

正○七月呈由由水路南還
與裴部事向益
洪撫懿纂同舟

有詩一絕曰千里長江片帆開終南山色碧
崑崙以鷗自是忘機物應笑斯翁謾去來

九月參都堂錄○十一月膺灣尹薦
時北憂
日急備

堂齊會議薦灣尹可堪
才月沙李相公薦先生

四年辛未先生五二月拜獻納不赴○答趙渚

浦翼書論關西三月拜掌令被召還朝先生

自頃遭罹益切難逾之意且宿患漸痼將欲
杜門靜攝至是除旨連降先生愀然曰吾

既出身事主豈以病勢之難強偃臥田廬以
重違慢之罪乎遂力疾登道歷九日而始達

都上疏論追崇事仍辭疾不允時玉堂請
寢進崇

上震怒并命拿鞠定罪先生因陳疏略曰
殿下之欲為追崇發乎尊親之至情而公議
之以為不可者欲使殿下之止於禮也入臣
事君貴乎以禮如使言無可否事無是非而
惟殿下之從則將安用玉堂為哉臣聞之
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親親恩也尊尊義也
義之所在恩有所屈今茲之舉其於親親之
道固可謂至矣而第未知十分無害於尊尊
之大經大法乎昔曹魏之制法也有曰後嗣
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朱子於
綱目特書與之蓋恐以恩掩義也聖上既
以支孫八奉皇祖之統所生之當為私親
其義儼然而誠孝所蔽不自知其為過必欲
行尊魏所不為之事臣竊傷之答曰已悉
於諸臣之批矣爾

四月己酉呈辭蒙遞○五

月丁亥拜軍資監正尋拜弘文館修撰上疏

辭不允時先生調病休暇而聞命即起曰吾起自秦門歷敷清顯揆分度

義感淚自零遂引疾呈
辭不允○既逸不傳
丙申疾革移寓城西

阿峴○六月甲寅金荷潭趙龍洲諸公來問

時賊犯清州先生聞之憂嘆遂力疾微視曰
北憂孔棘願諸公同心協輔弘濟艱難則某

雖死與有榮矣荷潭語人曰傳
云忠臣死不忘君之謂乎
有夢中詩

次示諸子
先生雖氣息凜緩之中存省惕厲
之意不容以弛嘗於晝夢吟成一

絕句曰殤短彭脩只一問不須斬憾死生間朝
聞夕可宣尼訓惟在熊魚取舍間覺後命子

在口號書之仍次其韻以勉之曰道非虛寄
宵冥問不出吾人日用間却向平平蕩蕩去

分明至理在邪間
實屬續前一日也
十四日丙辰
卯時考終于寓

舍
變生倉卒時無尺布斗粟李五峯趙龍洲
金東溟世濂沈晴峯東龜俞公省曾韓公

汝漫尹公煌洪公瑞鳳李公榮尹公新之尹
公榮諸公各發文出力實主歛襲終始無憾

訃聞 上震悼命該曹別致賻物 曰修撰申

某正直方剛有古諍臣之風未克大施凶聞遽至曷勝驚悼 特命該曹優給喪需仍令

沿路出 給擔軍 甲子奉柩還鄉 其哭甚哀江頭護送

者三百 餘人 七月甲戌還殯于義城陶巖舊第 本

鄉世規軍威倅蔡復亨義興倅 曹漢寶比安倅李大正皆護來 十二月初四

日壬申承窆于縣西梧桐山卯坐之原 校院 儒生

操文致祭會葬者數百人 孝廟戊戌以淑夫人李氏附 丙戌八月 贈

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知製 教兼 經

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

瑞院正

余狀先生行累千言惟立朝言議之見於
章奏者外平日治心制行之節並未及詳
焉乃敢收召散精別爲年譜一通以附之
先生五十年出處首末於是乎大略備具
矣然其氣宇冲澹風度凝遠於和樂中有
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薰然可親
近之意則終不能形容其萬一是爲重可
勸已丙申南至節弟悅道投淚謹識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十目錄

附錄

行狀

墓碣銘

墓誌

祭文

挽章

形哲先生文集卷之十目錄 一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十目錄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十

附錄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

提學尚瑞院正行通訓大夫弘文館修撰

知製 教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

官晚悟先生行狀

公諱達道字亨甫自號晚悟鵝洲人高麗時

有版圖判書諱允濡以直諫著穉生諱祐全

羅道按廉使父卒廬墓泣血有雙竹抽于墓

前事聞 旋間生諱光富仕 本朝出入臺
省遇事敢言忤權姦貶爵內府令於公間七
世自是代有聞人曾祖諱壽隱居求志前後
徵辟皆不就慎齋先生寶銘其墓祖諱元祿
出入諸先正之門以孝友成德世稱悔堂先
生卒 贈戶部侍郎又 旌表門閭考諱佐
號城隱有士林重望嘗抗疏論鄭仁弘誣賢
之罪以公參寧 社勳 贈左承宣妣順天
朴氏 贈淑夫人展力副尉倫之女參判安
命后實有令德克配君子以 萬曆四年丙

子八月二十日庚辰生公于縣東陶巖里第
自幼岐嶷異凡兒五歲從從祖兄鼎峯公弘
道始受句讀坐立有常處不以寒暑違尺寸
鼎峯公心偉之七八歲通孝經四子不待強
教日漸開益嘗自述四十言曰皇天賦予初
無賢不肖之異雖聖賢亦非兩口而四目彼
丈夫我丈夫有爲者亦若是期追前脩之徽
躅又手書程子四勿箴揭之座壁出八觀省
蓋其發軔之初立志之分已如此壬辰島夷
發難公年纔十七躬自負米於數百里之外

以資救水有時出入死生相機發慮一門百餘口賴而獲濟丁酉賊再獮舉家奔避弟悅道年纔九歲脚弱不能行公晝夜擔負越涉險阻猶恐其或相遺失行路爲之感歎時南土剝於兵饑疫仍之人皆救死不暇不知讀書之爲何事公能發憤自勵雖行商逆旅間輒以書籍自隨未嘗暫刻放過自經傳子史以至洛建諸書無不淹貫而有自得之妙發而爲文汪洋自肆無敢禦者嘗赴宣城聞月川趙先生講學于陶院負笈從之趙先生嘉

其年少篤志告以溪門心學之訣因爲詩勗
之公自是慨然以求道爲己任轉拜西厓柳
先生往來質疑亦幾數歲及二先生歿復遊
旅軒張先生之門講論四七理氣分合等說
張先生深敬重之庚戌陞上庠甲寅夏荐丁
內外艱哀毀幾至滅性居喪節度悉用文公
家禮服旣闋見時象乖亂八黃鶴山中搆數
間矮屋杜門却掃一以讀書求志爲事有時
蔬糲不繼曠然不以爲意 天啓癸亥 聖
主龍興公於是起應 廷對擢第一卽補成

均館典籍朝中大夫士爭來賀之許以國器
是冬成歡郵丞缺大臣欲先歷試公才白遣
之歡當兩湖要衝凋弊甚至則校講利害廢
置得宜上下責應有緒不數月而郵卒大蘇
明年正月李造反直逼京師上夜出崇禮
門南幸公州變生倉卒百官多徒步從之公
以差員指顧之間聚得夫馬五百以備儀衛
人以是益知有應卒之才及上還都投印
南歸冬除全州判官州大而劇素稱難治
公才長於治繁性又公廉平恕不繩而吏戢

不怒而民戒不規規於簿書期會之末而事
自辦集一境晏然至是歎曰有國一日不可
一日無教化而今之爲守宰者漫不加之意
何怪乎民俗之日壞士趨之日渝乎於是就
藍田呂氏鄉約朱子白鹿洞規而酌古參今
諭告鄉井使之次第舉行每月朔詣黌堂與
諸生講論小學家禮等書行之半年庶幾有
風動之漸旋有不樂于心引疾棄歸州民大
小遮道掩泣或有追至數百里者丙寅除刑
曹正郎遷禮曹冬拜司諫院正言上疏陳時

務十條曰用賢良曰擇守令曰收人心曰厚風俗曰開諫諍曰決壅蔽曰慎庶獄曰省冗官曰均貢賦曰修軍政又以修省之說申告于終曰 殿下爰自初潛以至爲君仁孝恭儉之德聞於四方奮發乾剛迺續大命扶彝倫於旣斃存廟社於垂亾則 殿下之立志不可謂不篤矣昧爽丕顯對越上帝內無聲色之娛外絕遊田之樂則 殿下之居敬不可謂不密矣引接臣僚講論經義不以盛暑而或廢不以微恙而暫輟則 殿下之好學

不可謂不勤矣夫以我 殿下仁孝之姿篤
實之志居敬勤學之工又如此則庶幾聖德
日隆至治可興而自古人君常患有始而無
終者其病皆在於心不能純一不審淵涓蠖
濩之中體天謹獨之工果能真實而無虛僞
之雜悠久而無間斷之時乎此則 殿下之
所獨知而非臣愚昧疎逖所得而妄測者也
然竊自退省於施爲運用之際則求治之意
雖切而端本之工漸弛善惡邪正之幾未盡
判焉是非得失之辨未盡精焉因循荏苒苟

度歲月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者此臣愚所以爲 殿下惜之而以殿下平日嚮道之心亦必穆然深思慨然長吁不勝其憂懼者矣伏願 殿下先就六經之文以究其事理之當旁及歷代之史以驗其得失之跡且將洛建諸君子之書朝夕遮眼細心細繹以盡其旨義歸趣之所極要使吾之心地開明義理昭著而清閑燕逸之中必存戒懼之心思慮應接之際益加省察之工剛健而不已誠實而無間則自然行解相

資動靜交養大本立而達道行體用合而物
我一此中和位育之極功體信達順之成效
而臣之所陳十條特其舉措之具耳何患乎
難行哉疏入 上答曰條陳十事無非至論
末端所言尤爲切實予當體念而議處焉旣
遞 特旨還授丁卯正月奴賊陷義州都城
洵懼 上引工品以上及三司多官會議有
一勳宰首唱幸蜀之策公進言曰 大駕離
都城一步則民皆散矣無可爲矣亟選精銳
分據江津 親御六轡進駐坡州以示先人

有奪人之氣不宜先自摧縮以示弱也 上
爲之改容徐曰當與廟堂更議焉未幾 虜
駕入江都時胡差劉海到平山貽書督和以
拒絕 天朝爲辭 廷議欲許之公挺身力
爭曰君臣大義天之經地之緯人之彝也况
我國之於 天朝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死生
存亡不敢有貳雖此窮蹙靡騁之日君臣上
下斷當憤不顧身拒守江津克壯天塹之勢
斥絕虜使堅定誓死之志則彼雖天下莫強
之敵豈能提不萬之師乘不習之艦輕犯我

島中乎設或衆寡異形強弱殊勢危逼之禍
百倍今日吾於君臣之間旣已無憾則其賢
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以我 殿下之英
武明睿豈不瞭然於安危之分得失之機而
但爲兇鋒所迫妖言所惑其於攻戰守禦之
策無一事措畫日與羣臣從事於往復文字
之間惟恐片言隻辭之觸犯彼怒不知如此委
靡將欲稅駕何地此臣所以失聲長慟不覺
肝膽之墜地也又與司諫尹煌極言完城君
崔鳴吉主和誤國之罪朝著爲之悚然及賊

退以不能自強乞憐於犬羊爲極天之憤遂
陳經國撥亂之策累千言其略曰兇醜匪茹
敢抗 大邦吞噬全遼假氣自大我雖危急
存亾之日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况以我國
積累之勢君臣上下苟能同心戮力以死自
誓則縱不能奮揚威武蕩滅醜類猶足以堅
壘高壁遏窮寇隳突之勢而計不出此乃反
墮其術中賂以金繒質以王弟束手乞憐苟
冀朝夕之不亾從古講和皆是無遠慮者姑
息一時之計而軟巽苟且未有如今日之甚

者也方其與賊議和也大小羣情且喜且懼
喜者幸其無事懼者慮有後患而虜使纔退
憂者少喜者多舒緩寬縱略與平日無異如
此者未必不以羈縻爲一毫可恃之道然以
臣策之賊之敗盟再動近則數年遠不過五
年但未必今冬與明春耳苟不於此時孜孜
矻矻不遑寢食以爲自強之策則廟社必
至丘墟民庶必至魚肉臣妾必至奴虜地坼
天崩之慘有不忍言思之及此寧不凜然寒
心也扶伏願 殿下罷黜和議獎率臣隣積

誠心以導之立紀綱以振之使中外士庶曉然皆知 聖上之心惟在於酬惡刷耻而了無遷延前却之態則凡有血氣者孰不歡欣踊躍作心殫誠為 殿下致死力乎奴賊聞之未必不為之氣挫而目前侵凌之禍異日摧陷之患或可以少緩矣夫如是則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姑恃必不可成之虛計而坐而待凶不可同年而語也決矣又陳急務五事一回 鑾輿二擇帥臣三謹防守四節財用五收人心其末略曰 殿下勿以賊至

而驚動勿以賊退而苟安勿以國小而自危
勿以勢屈而自沮究觀前史興復之主所以
處患者如何所以自修者如何何以使羣策
畢集何以使衆材畢進燕閒之所深思朝晝
之所猷爲惟在於湔羞洩憤而不以宴安玩
愒之心參錯於其間則內外之臣亦各自勵
舉措施爲漸有條理何患國耻之未雪也朱
子曰沮國家恢復之大計壞邊陲備禦之常
規者皆講和之說也若恃一和字而志不先
立計不素定因循頽墮不能自強則義理漸

晦人心益壞無以存天下之大防而治兵理財之政皆如畫脂鏤冰無著手處其於酬惡刷耻之機不浸近而逾遠矣豈不大可懼哉公之前後疏語切中時務而一未見施識者恨之時檄島帥毛文龍搆誣我國至以交通北虜合勢襲島等語播告軍門事將不測朝廷議遣使諭之月沙李相國以公啓差蓋極一時之選也公承命入檄島毛帥就見本國咨文發怒曰爾國反咎我不援乎爾國人欲甘心於我無故引賊賊纔犯境卽與

之誠心講和以息悖理莫此之甚孰謂爾鮮
禮義之邦公進言曰小邦之從事大鎮今幾
年矣憑藉威靈殫竭心力誓滅此虜而後已
老爺不能無動於往來流言不卽馳報賊情
使自爲計又不沮遏凶鋒少紓其急平日倚
恃之意果安在哉小邦之臣事 天朝餘二
百年 太祖皇帝始定封號 神宗皇帝再
造邦域式至于今回已殄之倫延幾絕之祿
父父子子世世安業皆 聖天子賜也卽使
小邦君臣舉族而殉白刃犁庭掃穴馘奴大

社猶不足以報其萬一忍及滅絕天常潛與
虜通謀害我堂堂天朝之帥臣乎方賊之
再三脅和也淪亾之禍非朝伊暮寡君猶
守正不撓峻斥虜使至其遜辭請謝而後姑
許羈縻以緩目前之急此固老翁之所明知
也以是而謂之誠心講和有若納款之爲則
小邦情事不亦冤甚矣乎天地神明實所鑑
臨非可誣也都督乃笑曰忠順之國豈真有
此講和之爲羈縻我亦知之但不可以此聞
於中朝以貽天下之譏也公對曰君臣父

子也子不容有隱於父臣不容有隱於君小
邦旣迫於事勢有此不得已之舉則斷當畢
露情悃備陳委折以竣 聖天子處分而已
安敢爲一時耳目回互迷藏自陷於欺天罔
日之科哉先是毛帥以退賊自爲已功聞于
天朝故牢諱講和之說及癸 聞使至必欲
改搆奏草公與奏使力辯不置辭嚴義正毛
帥知不可強遣人繼謝辭退時呈文陳本國
人民被擄八島狀辭甚懇惻毛帥感悟盡還
男女老弱七百餘人公於是搜聚餘餉計口

分賑所過諸島飢民之願乞出陸者并使之
登艀朝夕設粥一體救恤如是者五六日既
到甌山使本縣供之太守不肯公正色曰此
獨非我 聖上赤子耶公爲 朝家命吏忍
使數千生靈纔脫虎狼之口反爲烏鳶之食
耶卽日馳見都事黃瀧請得使行儲米十斛
以賑之時賊尙留淚西戰骨盈城餓殍相枕
公念國事至此爲之慷慨流涕其對邊鎮守
領輒以設保障置屯田數事力言不已嘗見
鄭鳳壽金礪器於島中大奇之爲之語曰將

軍冒死守孤城屢有斬獲之功苟非忠憤積
中何以至此惟願益自激勵亟樹奇勲因解
所帶弓矢以給之又問其兵匱食乏思所以
措畫而力不可及則痛詆備邊諸宰之不能
及時建策坐待必至之禍不自知其言之過
也公於是行歷盡兩西備審山川形勢奴賊
情狀遂以逐日所見聞者別具 啓聞所言
皆固邦保民勘亂刷耻之策 上嘉之以持
平召還旣復 命又降別諭以獎之公自是
愈益感激傾倒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論張

晚李復匡金摺朴惟建事及諸宮家魚鹽船稅蘆田之弊皆是時所陳啓者也會尹煌趙絅等論勳宰驕橫之失 上怒有臺官嚴治之教公卽詣臺自列曰臺諫是非常隨公議公議所在臺諫安得不言尹煌之啓趙絅之疏皆因公議而出於忠憤非搆捏陷人之論也 殿下詆斥之折辱之如此臣恐直氣摧折公議泯滅危亾之禍將不旋踵矣且廟堂臺閣歧而爲二言必矛盾計必枘鑿不知協和朝廷而只要和好胡虜不知攻擊胡虜而

惟務排擊臺諫夷狄侵凌甲兵不多非今日之憂也朝廷不和腹心受病將至於不可救藥此誠今日之所大憂也臣既參於尹煌論列勲臣之啓又參於趙絅請罷四大將軍官之章則臣之罪戾有甚於尹煌趙絅請命先斥臣職於是左相申欽右相吳允謙以啓辭中有廟堂臺閣歧二語一時引避上大怒特命公先罷後推大臣兩司請收成命而不允玉堂進劄然後還收奪告身之命公嘗與尹趙二公共斥和議之非至是

又交章力諍言甚截直世以三學士稱焉七月引疾南還作歸去來曲以見志 崇禎戊辰拜禮曹正郎承 命赴咸興奉審 德安二陵還朝之日疏陳西路飢氓流八關北慘不忍見之狀其略曰西土之民新經大亂瘡痍未起而顛蹙之憂一至於此 朝廷若不及時拯濟則涸轍餘氓決無保命之望令廟堂亟發列邑軍實以賑之固無不可也或者曰軍餉所以備不虞不可輕施臣以爲不然國家之所恃者民有事則民盡兵也無事

則兵皆民也何可以兵民異視而爲軍兵日
後備使斯民盡劉於目前而莫之恤也宋建
隆中楊泗大饑沈倫使吳越歸請貸軍儲百
餘萬斛以賑民宋祖卽命發廩貸之此可謂
深知兵民一體之義而今日荒政之所當師
法也又曰西北之地素稱肥饒而兵凶之餘
田功全廢沿路所起墾殆不能十之一雖當
豐年穰歲便同無麵之餽飪其有呼庚之歎
一也宜令道臣知委列邑貧民之不能資業
者隨便助力無至失農流民之無所依賴者

別於閒曠之地大備田具分界勸農如曹操
許下屯田之法使之自食其半官取其半則
實爲安集拯濟之良策而異日足兵足食之
道未必不肇於此矣 上嘉之令廟堂議處
議竟不行未幾拜 世子侍講院文學兼春
秋館記注官知製 教秋移拜持平以兩司
通避遞免還拜文學因陞弼善兼三字緘如
故以病辭免冬拜司憲府掌令病未赴 召
已巳春拜成均館直講又拜司諫院獻納尋
移掌令公以 恩數重沓罷勉趨 召嘗八

侍有一勳宰侵侮大臣於 筵中辭甚倨公
以爲大臣見侮則朝廷不尊朝廷不尊則國
非其國發論劾之同僚莫不縮頸汗下遂引
疾遞歸冬又以掌令還朝上疏陳沿路飢荒
之狀遇灾修省之道其略曰人主一心與天
地流通善惡吉凶之符甚於影響而今日灾
異之酷饑饉之慘至於如此臣有以窺 殿
下端本之工猶有所未臻其極而然也願
殿下裁決庶務之暇不廢講學之工主敬以立
其基窮理以致其知一念之發也必先察之曰

此果出於天理之公乎一事之應也必先思
之曰此果合於義理之正乎勿爲私欲所汨
蕩勿爲外誘所撓奪勉焉孳孳至於積眞之
久則方寸之地廓然大公儼然至正無有私
邪之蔽而措之事業無所爲而不如其志何
畏乎天災何有乎民怨哉又曰 經筵人君
講學之所接賢士大夫之地則固不可一日
廢也而近因 玉候遠豫不接臣僚凡幾日
矣臣固知 聖德天成無藉乎諸臣薰陶之
力而深宮獨處之地親愛狎昵之際安知無

天理漸消人欲漸長之慮乎方今 聖體尚欠
康復風氣漸迫寒冷雖不能開進進講一如平
日而時於靜攝之暇引入侍從喉舌之臣未須
講書只要從容相對或討論經旨或商確機務
則不惟於涵養本原之工夫大有裨益其於導宣
壹鬱開納陽明之道亦未必無補矣 上賜批
優納焉庚午春以掌令被 召還 朝夏參弘
文館錄時前大司憲鄭公蘊因求言請復仁城
官爵三司交章彈劾重臣或有請施重律者公
以爲因求言抗疏實無可論之罪通于同僚遂

爲停 啓公論建之嘗論內需寺公私賤投屬
之弊自 上有未安之教公遂陳自劾之章曰
殿下非不知內寺濫觴之弊而旣不能痛絕
其根本又曲爲之發難回護以爲拒諫之資無
非臣等愚戇固滯言不知裁以致 殿下蔽於
私意摧折言者之失請 命遞斥臺諫未幾移
掌樂院正公知世之不可有爲因疾南還溫理
舊業悠然有終老之意然每聞孽虜驕橫
廟謨顛倒輒爲之深憂永歎或至當食廢箸
也辛未又拜掌令有 旨促召公強疾趨朝時

玉堂陳劄請寢追崇 上寢怒并命拿鞠公
陳疏曰 殿下逢天之怒而莫之懼遇民之
怒而莫之省反加嚴繯於論思之臣夫 殿
下之欲爲追崇發乎尊親之至情而公議之
以爲不可者欲 殿下之止乎禮也人臣事
君貴乎以禮如使言無可否事無是非而惟
殿下之從則將安用玉堂爲哉臣聞之君
子不以親親害尊尊親親恩也尊尊義也義
之所在恩有所屈今茲之舉其於親親之道
固可謂至矣而第兼知一毫不背於尊尊之

大經大法乎昔曹魏之制法也有曰後嗣有
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朱子於綱
目特書與之蓋恐以恩掩義也 聖上旣以
支孫入奉 宣祖之統所生之當爲私親其
義傲然而誠孝所蔽不自知其爲過必欲行
曹魏所不爲之事臣竊傷之遂遞爲軍資監
正未幾拜弘文館修撰公以直道見忤於世
被堂選屢年始得調拜輿論纒快以病滿三
十日辭至是症勢日篤卿宰踵相來問公力
疾微視曰北憂孔棘願諸公同心夾輔弘濟

艱難則某雖死與有榮矣金尚書時讓退語
人曰傳云忠臣死不忘君其申君之謂乎六
月十四日丙辰考終于城西客館享年五十
六嗚呼哀哉公器度宏遠拔出等夷操履謹
嚴動遵繩墨雖倉卒撥攘之際未嘗爲疾言
遽色雖燕居閒處之中亦未有惰容戲言光
明俊偉屹如嶠嶽一見可知其爲碩德君子
也蚤有大志不肯隨俗取功名從事乎古人
近裏着己之學每鷄鳴而起盥櫛衣冠省兩
親訖退處一室危坐讀書日有課程嘗曰學

問之道無他只在日用彝倫之間就其大者言之忠與孝是也人能於此勉焉則思過半矣凡係事親之道靡不用其極及居憂終三年日再省墓哭必隕絕不以風雨凍暑或廢晚年嘔血之疾實媒於此每值諱辰先期齋沐雖滌濯烹飪之節親自看檢不委之人將事之際哀慕號痛如始喪之日先考嘗有詩誠公泣語兄弟曰吾等不孝無狀蚤失庭訓顧今所當自勉者其不在於茲詩乎終身佩服而謹守之伯氏長於公二歲事之如父每

從外還先省然後始就私室伯氏嘗任冰溪
洞主見方伯鄭造題名院錄旣去卽墨削之
造大怒移囚將窮治公涕泣奔走請以身代
辭甚懇惻造亦感動不能加害人謂伯氏嫉
惡之風仲氏急難之義可謂兩得之矣弟悅
道少愚騃公諄諄誨誘先近小以及遠大嘗
曰做事須先立志志苟不立小事不可做况
大事乎又曰居敬窮理不可偏廢若徒知講
學而無居敬工夫則所講終非己有矣教諸
子重晨昏定省之禮謹男女內外之別以至

飲食衣服步趨唯諾之際亦必使之恪謹有
矩度而尤以立志向學求古聖賢爲事居鄉
接物謙厚信順不以親疎有間恤人之窮急
人之困惟恐不及然見其有邪佞鄙瑣之態
者心非而面斥之以故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亦憚畏焉平居沉默自持不露圭角
至其論大事決大疑高着眼目剖辨如流聽
之者不覺欽榘摧服性恬介於勢利一切欽
避及贅德信公子之門左右嫺威多貴顯長
者無不傾心推諷而公絕不交遊彼若有問

裁謝而已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篤信朱子書
非甚病未嘗一日去手一生所受用蓋多朱
書之力也自少留心經濟之業講學明理之
暇喜看歷代史志上下數千年間政教風俗
理亂興喪之蹟兵民財用強弱虛實之勢靡
不淹貫揣摩參驗考據要以發之事業施之
當今而後已及夫 聖明董蠱首濬科第則
尤以經略自負其在州郵以革弊善俗爲務
其在臺閣以格非繩違爲主建策於危急之
日則 當宁爲之動色專對於憂疑之際則

妖帥爲之愧屈謂大義不可不明而忠憤堂
堂於斥和之章謂民生不可不恤而誠意懇
懇於賑饑之疏至其論勲宰驕橫之失斥宮
家折受之弊則不爲威惕不爲利屈審審諤
諤堅執不撓或章數十上而不已公可謂隨
遇盡職而毋負臣人之義矣夫以公雄偉之
識正大之學亢棘之操亟躬之誠上可以佐
明主致太平下足以範末俗牖後學而纔通
清顯衆怒叢集未及卷懷大限旋促使公平
日大有爲之志曾不能少試其萬一時耶命

耶將安所歸咎哉仍竊念公自丁卯以來慨
然有爲國家酬惡雪耻之意前後獻言無慮
數十餘篇率皆明白剴切有以質幽鬼而暴
天下且其規畫施設密而不踈信而有徵政
合折衝樽俎之規而當時宰相扭於和議無
一人白用公策如魏相之於趙營平者馴致
丙丁城下之變豈不哀哉今讀一二遺疏其
至言格論直與唐之陸敬輿宋之李伯紀異
世而同符後之尚論之士必有掩卷流涕者
而亦可因此而識公德業經術之大略矣嗚

呼痛哉公之歿也 上下教曰修撰申某正
直方剛有古諍臣之風未克大施凶聞遽至
曷勝驚悼特 命該曹別致賻儀仍給沿路
擔軍洛中大夫士無論識與不識皆曰正士
亾矣奔走出力以歛之及柩還江頭護送者
三百餘人公娶宗室女爲夫人 世祖大王
玄孫德信正諱鸞壽之女生三男二女男長
垚後改名曰在以薦授司憲府監察次圭文
科禮曹佐郎次壑未仕女長適士人尹以觀
次適參奉朴忠基諸孤遵公之志克紹家聲

俱以文學知名當世意者天之福善之道其
有待於後日也以沒之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葬于義城縣南梧桐山兌向之原後以公嘗
錄寧社功追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
知製 教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嗚呼余之生後公
十四歲公不以不肖常加提獎雖頑愚無所
成就而所以孺染鞭策不迷於所嚮者皆公
之賜也今則公不在世余亦老白首追念昔
日墳麓之樂未嘗不潛焉出涕也迺者諸孤

請以紀德之狀顧此昏弊何足以形容得盡
但朝夕審識之餘實有他人所未及知者且
恐因此遷就遂成長逝之恨聊記平日耳目
所及出處行業之梗槩如此以俟夫立言君
子之採擇云 崇禎癸巳仲春弟前行司藥
寺正知製 教悅道泣書

墓碣銘

李玄逸

公諱達道字亨甫鵝洲人嘗自號晚悟其上
世有諱祐當高麗王氏時爲湖南按廉使是
於公間八世曾祖諱壽屢 除陵署郎不起

祖諱元祿 贈通政大夫戶曹參議考諱仵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家世以清直
孝友稱於鄉里妣順天朴氏展力副尉倫之
女以 萬曆丙子八月某甲生公自幼岐嶷
異凡兒及知讀書不待強教日漸開益自底
于成年才十七屬壬辰之變饑饉荐臻人相
食公躬親商販之役使舉家得免捐瘠之患
丁酉賊復肆蠱毒南土震擾人皆蒼黃奔避
公弟掌令公時在穉齡脚弱不能行公扶携
擔負經涉險阻猶恐其或相遺失其友愛之

篤如此時寇盜充斥首尾七八年經生學子
莫不解體無意親書冊公性勤有憊慮雖當
造次顛沛之際暫有餘閒未嘗去書不觀發
爲文章汪洋滂沛渾渾無涯洙庚戌入太學
補上舍生甲寅夏荐罹荼毒居喪儀節一以
禮無憾服闋值世昏亂杜門從所好 天啓
癸亥 仁祖改玉公於是對廷試策擢爲第
冬由成均典籍出爲湖西成歡丞郵當孔
道凋弊甚公至則校講利害施罷得宜征賦
就簡民力以蘇明年甲子李造反 車駕出

幸公州公當倉卒之際策立夫馬捷應機會
入益知公有應卒之才适敗死 大駕還都
公於是辭印綬歸是冬拜全州判官州爲湖
南劇邑素樸難治公旣才長於治繁性又公
廉平恕吏民畏而愛之未幾以病辭免丙寅
轉刑禮二曹正郎俄遷司諫院正言上疏陳
時弊 上嘉納焉丁卯正月狄人來侵 上
召大臣諸宰三司多官問控御之策有一勦
宰首發幸蜀之議公進言曰願 殿下駐節
坡州奮揚威武以示先人有奪人之氣不宜

先自摧縮以示弱也 上曰當與廟堂商度
爲之及 車駕幸江都公扈從之每有論啓
直斥和議之非又陳經國撥亂之策累千言
時毛帥文龍爲椴島守將聲言朝鮮交通北
虜將欲襲取椴島傳播遠邇事機叵測朝廷
議遣使曉諭難其人公適膺是選承 命入
毛營乃謂朝鮮事大國如子事父不宜有此
辭情懇款毛將感悟疑盡釋於是刷還本國
人在島中者累百人旣又歷陳關西守令賢
否及清川以北形勢便宜使僉從馳驛以聞

上嘉之以持平 召還會臺諫論勲臣驕
橫不法狀 上怒甚有嚴治臺諫之 命公
挺身獨 啓其略曰臺諫常持公議爲人主
耳目公議所在臺諫安得不言尹煌之 啓
趙綱之疏皆出公議非搆捏陷人之論也
殿下詆斥之折辱之如此臣恐直氣摧折公
論泯滅危亾之禍將不旋踵矣且 廟堂臺
閣歧而爲二言必矛盾計必枘鑿夷狄侵凌
甲共不多非今日之憂腹心受病將致危亾
之禍此誠今日之憂也於是左相申欽右相

吳允謙以其有廟堂臺閣歧二語連章辭避
上怒特先罷公職大臣三司文章陳劄還
收成 命於是公直聲振朝野 崇禎戊辰
由禮曹正郎爲侍講院文學兼知製 教遷
司憲府持平轉弼善以病免尋拜掌令辭不
就明年春由成均直講爲司諫院獻納仍移
掌令承 召還朝有一勲臣侵侮大臣於
筵中辭甚倨公以爲凌蔑大臣則朝廷不尊
論劾不置一時權貴莫不側目冬復拜獻納
疏陳遇災修省之道言甚切直 上皆嘉納

遂移疾遞職還鄉里庚午又拜掌令力疾還朝前大司憲鄭公蘊因求言請復仁城官職三司交章彈劾重臣或有請置極典者公以爲因求言盡所懷實無可論之罪遂發論停

啓公論建之仍遞掌令旋拜掌樂正謁告還鄉益無意仕進辛未三月又以掌令趣

召公黽勉造朝時玉堂以請寢元宗大王

祈廟事忤上意并命致重究朝著震懾公乃啓曰殿下之欲追崇本親雖出至情廷臣據法以爲不可者欲殿下止乎禮義也

如使不問可否惟君之所欲爲則將安用論
思之職爲執遂遞爲軍資正俄遷弘文館修
撰病不得謝 恩以六月丙辰遽啓手足享
年五十六 上聞之悼歎令該司致賻如儀
朝之大夫士莫不奔走來吊其哭皆甚哀於
是 上令沿道各邑給輿卒歸其家以卒之
年十二月壬申葬義城縣南梧桐山兌向之
原公娶宗室女爲夫人 世祖大王五世孫
德信正諱鸞壽之女在家習聞詩禮之教及
笄歸于公奉公姑事君子旣孝且敬有事賓

祭必誠必慎壺彝闈範罔或不虔宗族稱其
賢鄉里服其德後公二十八年卒于其第二
子圭高靈任所戊戌正月七日也享年七十
三以某月某日穿公墓而合葬焉以公嘗錄

聖功追贈公承政院都承旨夫人亦封

淑夫人有子男三人女二人男長曰堯後改
名曰在司憲府監察次曰圭司諫院正言李
曰整女長適士人尹以觀季適參奉朴忠基
監察生三男四女男曰夏錫晉錫殷錫女長
適士人朴世輝次適士人李公翼次適都承

旨李東老次適府使成碩夔正言無子以兄
子晉錫后有一女適士人李碩觀墜生四男
二女男休錫泰錫賁錫禮錫女長適士人李
洙次適兵使張漢相夏錫生一男曰濂生員
晉錫生二男曰浣淑殷錫無子只有二女休
錫生二男一女男長曰德涵進士次德泳泰
錫生一男一女男曰德漢賁錫生四男二女
男曰德演德瀆德澄季幼禮錫生三男一女
皆幼玄孫男女凡十六人公弟悅道亦登文
科官至掌令以文行知名當世公天資甚高

充養有道不以世俗利害得喪爲忻戚自在
童孺時便以忠孝大節自期待其讀書爲學
必以講明義理砥行立名見諸行事爲務旁
及前古興公之蹟當世治亂之故將欲斟酌
古今舉而措之及筮仕以來職思其憂其在
郵丞州佐去害興利果辦激絕其在栢府薇
垣遇事盡言有犯無隱至於臨危建大策則
論議堂堂正合折衝禦侮之規至論國家本
根安危之計則旣信且徵有若燭照而數計
雖位不逼顯未盡展布亦可謂毋負臣人之

義矣蓋公嘗遊趙月川張旅軒兩先生之門
得聞君子立身行己之要其淵源來歷實亦
有所自云公之曾孫上舍生濂將欲刻銘墓
石具著聲蹟以其曾叔祖掌令公之狀授玄
逸曰請爲銘玄逸謝非其人上舍君要責不
置遂序而銘之曰

君子所貴惟剛與直陰柔巽懦乃德之賊有
偉申公抗志勵節爰初歷試牛刀鷄割擢列
霜臺弗媚而悅 當宇動色貴彊氣奪及贊
征謀竒偉卓絕羣疑衆猜左牽右制手計雖不

用人仰壯烈晚節陳謨憂深語切位不滿德
莫究厥施在公奚憾後人之悲桐山之原宰
如其宅刻文茲石嗣慶是篤

墓誌

公諱達道字亨甫號晚悟鵝洲人上世有版
圖判書諱允濡按廉使諱祐以忠孝著稱自
是世有聞人曾祖諱壽實有隱德前後徵辟
皆不就祖諱元祿以至孝篤學 贈戶部侍
郎世稱梅堂先生考諱仡有士林望 贈左
承宣妣順天朴氏 贈淑夫人參判諱安命

后展力校尉諱倫女公幼岐嶷嗜學不待勸
嘗自述四十言以見志十餘歲已通經傳子
史爲文辭蔚然有古作者口氣及長歷拜月
川趙先生西厓柳先生得聞陶山心學之訣
又從旅軒張先生講質理氣令合等說 萬
曆庚戌陞上庠甲寅荐遭內外艱廬墓終制
服旣闋見時象乖亂莠家八黃鶴山中一以
讀書求志爲事 天啓癸亥 聖主改玉起
應 廷對擢第一卽補成均館典籍冬有大
臣言出爲成歡郵丞施罷得宜人畜俱盛明

年賊适反 大駕南還公以差員立辦夫馬
五百捷應機會人皆多之冬拜全州判官設
鄉約立學規慨然有挽回世道之志未幾引
疾棄歸丙寅 除刑禮曹正郎冬拜司諫院
正言疏陳時弊十事未復搢言修省之實
上皆嘉納丁卯春又拜正言時清兵猝至

上會臣僚議去邪公請固守都城進兵親征
上為之改容及扈 駕入江都力爭講和
之非仍陳酬惡雪耻之策累千言計雖不用
識者避之時毛帥文龍守檣島以引賊襲島

等語搆誣我國公奉 命入毛營善辭應對
毛帥遂感悟盡還本國人擄在島中者既又
歷陳兩西形勢奴賊情狀馳驛以聞 上嘉
之以持平召還及登對又 降別諭以獎之
時臺諫論勳宰驕橫之失忤 旨見罷公卽
詣臺自列極陳其失以語逼 廟堂左右揆
一時引避 上大怒特命拿推於是直聲振
朝野世稱三學士蓋指尹公煌趙公綱及公也
翌年春拜禮曹正郎往審 德安二陵旣復命
仍疏陳西土飢民流入關北狀請依宋祖揚

泗故事發軍儲以賑之仍拜侍講院文學兼
知製 教秋移持平尋還文學陞弼善冬拜
司憲府掌令不赴已巳歷成均館直講司諫
院獻納復拜掌令承 召還朝有一勲宰侵
侮相臣於筵中公以相臣不尊則朝廷不尊
上章彈之人爲之竦然冬又以掌令 召還
因求言上旣陳弭災恤民之道 上優批答
之庚午又拜掌令停大司憲鄭公蘊合 啓
參弘文館錄旋拜掌樂正因疾還鄉辛未復
拜掌命上章論 追崇之失言甚切直未幾

移軍資正又拜弘文館修撰以病再疏辭卒於
京師 上聞之悼歎別致贈儀且令沿路護喪
反葬于本縣梧桐山西麓乙坐之原公生於
萬曆丙子至卒之歲 崇禎辛未享年五十有
六娶宗室德信正鸞壽女生三男二女曰在徵
衛率曰圭文科佐郎曰整未仕女適士人尹以
觀參奉朴忠基嗚呼公學可以牖後德可以範
俗仁足以尊主庇民而旣斲其位又厄其年使
大有爲之志萬不一施天之所爲謂之何哉諸
孤請余誌幽堂余非其人略記其世系子女履

歷大槩如右嗚呼余尚忍誌公之墓耶余之
誌曷足以不朽吾公耶痛哉痛哉 崇禎丙
子後二十一年丙申二月日弟前行司藥寺
正知製 教悅道泣而謹誌

祭文

鄉校儒生金尚琦等

惟靈經濟之姿天人之學夙承庭訓知所用
力及登師門承受有的該知與行由博以約
亦豈忘世時值昏濁歛迹窮山永矢不告

聖人中興射策第一公視歛然衆望愈蔚薄
試州郵旋登臺閣官無大小隨遇盡職逞歲

丁卯潘奴豕突人皆姑息公獨憤骨前後獻
策字字腔血于時毛帥誣我罔測公乃飲冰
一言昭析在道陳啓憂深語切 王庸嘉乃
寵以華秩公益感遇有懷必達危言竭論凜
凜斧鉞謂大厥施俾惠邦國晉塗纔闢大限
旋促壽未徵仁位不滿德厥理茫茫誰因誰
極吾黨末學得被容接有事先稟有疑必質
公今已矣誰復啓發與刑漸邈景慕彌篤敢
將輿誠式薦菲薄惟靈不昧尚冀昭格

又

冰溪書院儒生李德遵等

嗚呼公乎胡至此境公之趨 召而行也人
皆舉手相慶公之昇櫬而返也人皆失聲長
慟豈非公一身存歿關國家之安危時運之
陞降者耶嗚呼公乎天其喪斯國勢之蹉跎
誰將扶之夷狄之侵凌誰復憂之士論之或
是或非後學之有昏有愚亦將於何就正而
質疑耶嗚呼風松雪竹宛然當日清齋玉質
金姿已矣此生憂陪萬古長辭一哭單盃

又

崔 峴

嗚呼世有行之方德之厚守之固而事親以

孝事君以忠處兄弟以友交朋友以信者斯
不謂善人乎孔子曰善人吾不得以見之矣
善人之難得也如此幸得見於亨甫而今也
則亾吾安得不悲乎同余悲者世復有幾人
而我則老矣永不得復見如亨甫白首同居
死生相託之約何先負之遽耶吾生險釁濱
死者幾許而貽君之憂又復有幾朔雪咸關
君爲我行慘然相別以笑代哭春寒京洛非
君有意於宦情而黽勉扶病遠涉危途君雖
不言我知君爲我而作行促君之病我實使

之君病日劇我不能在君之側救君之病而
一脫危機棄君南還君誠以父視我而我不
能視君猶子遺恨無窮而慟亦無窮也茫茫
乎得罪於天而壽且福者何限何君之三世
爲善孝友傳家不喪天畀而反不祐於天耶
以君兄弟聯芳并美羽儀清時人皆謂積善
降祥可必乎天而今也不幸才不大施壽蘄
五十人將謂可必之天竟不可必而急爲善
之心無振作之氣噫天將何以勸人之爲善
也嗚呼吾聞君子死而爲星辰爲雲霓衆人

則不然安知世間之樂特一夢幻而乘白雲
入帝鄉游乎大空之上與我悔堂叔城隱兄
侍側洋洋俯視濛濛之人世是誠真樂也若
然則爲亨甫而不幸者誠惑矣而我之悲亦
可以少洩矣靈其有知入我夢而相告以鮮
我悲惑也

又

李民寔

嗚呼哀哉端重之容剛方之氣吾不得而復
見矣正直之言慷慨之論吾不得而復聞矣

以黃耆期頤之壽乎哀然舉首聲振文闈屈
跡置郵刻弊蘇蘅貳棘雄州游刃恢恢翱翔
臺府一鶚秋天有犯勿欺之志難進易退之
風不惕於威不吐於剛人皆信其大有展布
那知一疾遽至於此茲豈非命耶民與年相
若也居相近也又有葭莩之親公不以不如
已而見遺平生過從之樂墳唱而麓和蘭臭
而金斷豈料今日棄余而先逝公嘗謂曰朴
拙之性仕宦非樂早謝簪笏誅茅於金城之
麓與吾子杖屨相從此吾之志方鳩材營造

何人事之不如意一至此哉嗚呼哀哉家兄
之喪未踰數朞公又繼逝踽踽此生尙寐無
覺疾病侵尋吾能有幾倘相從於地下庶不
負於初約公其知耶執爵一痛萬事已矣嗚
呼哀哉

又

俞省曾

嗚呼我友南士之特其德謙謙其儀抑抑夷
考言行疇非可則我友檢身表裏無間親炙
巖齋私淑溪門以直而養其立如山我友處
家敦百行源鄉隣服義宗鄰橋仁制行之篤

古罕其倫我友莅民不負所學庠揭鹿規鄉
修藍約來歌去思令聞采赫我友事君堯舜
其志首陳大本次及要務前後所言字字肝
肺靖康之和濮廟之議出自廟堂牢不可破
我友一言衆皆動魄嗚呼我友古之遺直不
爲利疚寧爲勢怵道與世違名升已屈我友
今來謂多裨益尺疏纔投宿疾遽革大厦去
櫟長城掃堞胡不百年以重王國 聖上惻
怛善類啜泣嗚呼我友與我同庚臭味雖殊
形骸兩忘如膠在漆若墳和麓我友凶矣我

將疇依孰勸我善而責我非白髮殘年嗚呼
曷歸憑屍長慟其知不知一酹告訣天地悠悠

又

黃以亨

嗚呼天之何爲使仁者不得其壽乎貪夫狼
子皆得其老而正人賢士不長其年則寧爲
愚狼而長生乎其將抱道以夭折乎噫君子
之死不朽者名命雖云短其存者長彼衆人
之名隨身歿不終歲而無繙者何足與議然
則吾於公之沒似無恨焉嶺之南七十州固
士君子之冀北也而公於其間粹然拔出如

玉之潔如金之剛長途馳騁孰與敢衝晚際
昌辰首擢嶽第栢府薇垣春坊玉署靡清不
踐靡要不歷公之志不可謂不遇矣屹立朝
端遇事敢言使時人後輩知朝廷有人公之
道不可謂不試矣訃聞而 聖心斯惻賙賻
有加樞還而卿宰奔走挽誅相屬公論識與
不識莫不咨嗟嘆惜曰正士公矣公之哀榮
至此而極矣然而猶爲公慟惜者以其曾藏
天人之學腹蘊經綸之具而年虧大耋位厄
卿相卒使頽綱不得整其紐後學不得蒙其

惠此豈但一方一時之不幸而已况合邦國
多難醜虜橫肆吞噬邊鄙潛懷荐食噫丁卯
議和公實斥之駐駕式過是公所畫而筭
與時違終莫之售若聽公計一二豈復有今
日之侵凌乎嗚呼使天假公數年委以籌邊
毖後之策則庶幾漠北無王庭而不幸今也
則亾此所以重為國家痛惜者也亨以庸陋
猥廁姻親之列慕公德義之日久矣魁偉之
容正大之論常欲不違乎心目而千里落落
勢有所不能有時賁緣承誨自不覺歛衽起

敬非僻之心不敢萌焉是豈以聲音笑貌而
強勉一時者之所能及哉迺者公之被 召
還朝也宿疾已革矣而病蟄鄉廬事不從心
竟不能躬執湯爐少酬平日眷義之萬一悠
悠天地此恨曷極丹旌素翼泛彼中流碩德
頽姿何由更接文不盡意哭不盡哀臨江大
號萬古長辭靈其知耶其不知耶嗚呼哀哉

又

兄適道

嗟嗟余弟棄我而先莊重之容純粹之姿正
直之氣超邁之論吾不可復得而見而復得

而聞矣昔我兄弟獲戾于天歲甲寅疊遭終天之痛孑孑餘生形單影隻白首相托惟我三人奈何奇禍猝臻喪威連仍季嫂之喪鄭壻之歿任妹之逝俱在於去年之內至今年又哭君焉嗚呼吾未盡期而一二年來哭弟妹嫂壻于人世何如也此吾所以撫膺長吁號彼蒼而痛哭者也嗚呼今歲仲春余自嶺東來省墳墓鶴原久別一場團圓其樂如何而君方臥病顏色之悴形容之瘦異於前日不得聯枕共被穩叙積阻之懷然而稟質完

厚必享其期頤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遽至不淑耶抑自天有命強疾越朝驅馳道路撼頓添劇而然耶天乎天乎不知吾家有何積釁而奪我賢弟若是之速耶嗚呼君以卓越之才加之以確實之工浸灌乎道義淬礪乎名節始於庭闈養志無違左右無方恭爲職分之當爲終於事君匪躬不懈直言讜論有以感至尊而震奸佞此孝之至忠之大者也以余弟之忠孝經學上可以黼黻皇猷下可以嘉惠來學而天不假年

竟未得展其所蘊所謂天者誠難明而理者亦不可推矣嗚呼余弟少老兄纔三歲自離膝下食則同餐衣則更衣學則連床出則并駕友于之樂不啻塤唱而箎和今焉已矣白首相失哀哀此生何托何依今吾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左車齒牙替動搖脫落又可圖於久長哉思將投紱南歸自放於荒閑寂寞之濱夏叙天倫之樂事孰謂余弟遽棄我而先逝乎誠知其如此豈肯一日相離而抱此無涯之痛耶嗚呼一在天之南一在地

之東病而吾不能分其痛殮而吾不能知其
日旣不得握手而永訣又不得憑棺而盡哀
幽明之間此恨如何念君永歸無復來期憑
穴一痛是吾之至願而八冬來宿病轉劇又
拘職役跂余天南不能奮飛呼天之慟曷有
其極自今以來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緘辭千
里以寓至慟靈其知耶否耶嗚呼哀哉

又

弟悅道

嗚呼天之降割于我家何其偏且酷耶往年
旣喪我伯姊仲氏今又棄我而先子余人世

白首何托此余所以號天長痛淚盡而繼血
者也粵我先考先妣實有令德懿範歸成于
我公而公之生也稟此純美在髫而竭力孝
友式追先訓稍長而專心經學動遵繩墨嘗
謂士生斯世抱負甚大寧學聖人而未至不
可以一善成名字宙間萬事萬物靡不究其
所當然及所以然之故反復推究思所以措
諸事業壬癸兵荒饘粥不給公能躬自負米
不憚險遠使甘旨無闕弟年九歲脚弱不能
行公晝夜擔負不知勞勩惟恐其或相遺矣

此雖細行疏節而亦可見孝友之彌篤時丁
尚武士廢摛文而公於顛沛手不釋卷聰明
知思日益超卓而於洛建諸書尤大肆力焉
發而爲文汪洋滂沛俯視科第不啻如拾芥
念家貧而親老庶立揚而報德奈之何昊天
不吊荐降酷罰永抱風樹之大戚草土三年
哀毀踰禮氣血俱耗因成骨髓之疾琴瑟纔
闕而值世昏亂杜門求志不求聞達迨夫
聖休而物覩應 廷對而擢第一立于朝者
舉笏而相慶譬猶鵬背青天而騏足白日薄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十一 四二二
試殘郵旋貳雄府蘇殘興廢眷眷於敦倫善
俗峨冠正笏屹立乎臺端幾多鳳鳴而鶻擊
語涉時政則相臣爲之引避事關朝綱則權
勳爲之氣奪力沮 幸蜀之論痛斥講和之
非而遇事敢言言無不盡綽有古諍臣之風
節以至生民之利病邊圉之得失有若燭照
而龜卜忠君愛國之念常切於中憂時悶俗
之語不絕於口茲蓋出於平素之蓄積非以
憤世而矯激若夫以雄渾之識而養之以莊
敬之工以魁梧之器而持之以謙虛之德學

貫天人而自視猶欲然行質神明而不自以
爲足光明俊偉不肯貶道以苟容難進易退
之節無讓於古人迥出於流俗縉紳擬之以
柱石士林望之以山斗而天不憖遺竟不得
展布所蘊官纔止於三品壽又不滿六十所
謂神者誠難明而天者誠難測矣此豈徒衰
門之寡祐實是斯文之不幸而生民之無祿
公之歿也自 上震悼別致賻物又 命沿
路護喪而公卿大夫士無不奔走來哭公之
哀榮至此而極矣嗚呼痛哉余之生後公十

四歲公既成立而余尚編髮公常擊余之蒙
警余之惰提而又擻誘而且掖薇山肥遯之
日蕭寺靜寂之夕余未嘗頃刻而離側立身
行已之要應事接物之方以至天人性命文
章體裁之類無不得於公而略涉其糟粕一
則嚴師之指引一則良友之切憫余無似
縱未能少變狂踈之質而其撫育成就之恩
固已銘心而浹骨既分家室又出世路別日
常多而會日常少每當臨歧不覺悽然作惡
昔我萬里槎行幸而生還故國握手相對悲

喜兩至連被對床達宵竟夕公嘗厭薄浮榮
志在卷懷謂我兄弟三人自今共專一壑收
拾殘編粗效晚聞拙修之工庶不歸悠泛暴
棄之域言猶在耳宛其如昨而公之棄我何
若是之促也嗚呼痛哉逞在仲春伯氏還自
關東千里睽離之餘得成數日之樂伯氏深
以公漸敗爲憂而我以公精力可恃爲慰豈
知我之所恃者歸虛而伯氏之所憂者驗於
今日耶豈草土積毀之疾愈久愈深而竟至
此極耶公之寢疾也奉丘嫂奔走八洛一室團

聚而公已疾革不得開顏而慰悅方其易簀
之夕分司虜館經宿而來診已無及矣天倫
之間死生之際未承一言之托而旅櫬之南
也邊憂尙棘職務鞅掌又未得護還千里以
酬生平恩義之萬一嗚呼痛哉瞻彼梧山是
公眞宅永歸之期迫在明晨哀哀此生永與
公相隔矣金玉之相鸞鵠之姿不可得以復
見矣正直之言莊重之論不可得以復聞矣
則我孔懷之慟安得不號天而隕絕耶余自
今年毛血日以凋志氣日以摧人間此別亦

能幾何潤耶言可以盡情不可縮一聲長慟
萬古永訣嗚呼痛哉

挽章

旅軒先生

溫容曾所愛恭行久彌親正是乘盛器堪爲
班席珍清朝方戴解長道忽摧輪此慟非私
慟邦家失吉人

又

李五峯好閔

嗟哉申學士中道奄長辭蕭灑山林趣剛方
社稷姿斯文從此喪吾黨夏誰依諫草登青
史徒增志士悲

又

全湜

如君蘭玉出羣姿 廡廟山林孰不宜謾使
令名留諫草公哀私痛涕自洩

又

金墉

危言驚論立朝初史策書之不一書人物于
今蕭索盡茫茫天意竟何如

君我相從二十年中興一策不謀然向來珍
重十條疏制產良規在賦田

又

尹昉

時危參詹悲風急才傑中朝問幾人天不偶

生廊廟器君惟無命 聖明辰尊周大義
如日戀闕淚誠悅隔晨啼盡衰翁萬行淚一
哀寧獨爲情親

又

李景奭

向來南北馬牛風一見懽然罄素衷
早識壯元榮進定誰知志士命途窮
烏臺寂寞曾峨豸驛路蕭條舊遮驄
惟有寸心猶未死至今留在諫書中

又

崔鳴吉

驄馬還朝日丹旌返葬時
去來俱不見存沒

有餘悲樸直忠言在蒼黃世事危半生投分
地南望淚雙垂

又

李 垓

寬甫當年說雋才兩君標格雪中梅月川密
付丁寧在雲谷餘徽默契來正氣每看霜簡
肅迥遊今向玉京催聞韶三哭斯文喪天道

如何善類猜

往年順夫寬甫二令已作故

又

金世濂

今世誰知己情親獨有公 明廷儀漢鳳當
路避桓驄大節艱危際高標進退中歸舟不

可望哭返禁城東

又

金時讓

直道雄文衆所欽
明時雅望輦儒林
春秋大義扶持重
朝夕嘉猷啓沃深
憶昨權疆俱側目
至今狡虜敢生心
西征當日相規語
夏哭吾私淚滿襟

又

趙綱

九閭朝呬夕沉綿
正色朝端未十年
原始久聞夫子學
撫孤還有故人憐
扁舟草草靈輶去
歸路遙遙竹嶺懸
呼出試看塵世事
無生

樂足覺前賢

又

李貴

昔從中壘日已識東床賢出八天人際是非
殿陛前 仙綸纔見降凶耗奈隨傳不盡
公私痛空吟殄瘁篇

又

崔 覲

青氈惟孝友舊物非籬金根深葉自茂鬱鬱
三槐陰惟君振家聲弟兄聯朝簪行誼孚一
國豈獨鄉隣欽南州頌遺惠栢府聆鳳音將
期驥展足庶盡君民忱中途忽摧折天意誠

難謀措紳惜云
匹士友共霑襟
孰不哀痛極
老我尤不禁
追思亂離瘼
携我城洞林
姨母子視我
姨兄同枕衾
新池又同室
對榻同苦吟
在世有幾親
寧不雙淚淫
知君誠意到
托此平生心
嗚呼誰復仗
四顧雲沈沈

又

柳 杉

小少遊公伯仲
間德音偏荷
硤踈頑瑰姿
政合巖廊器
直舌爭橋鐵
石肝蚤得賢
師探奧蹟
晚營幽墅
任優閑
斯文運氣
今如此
病蟄南衙涕一潛

形相并生文真幾之一 四十一

又

金光繼

申子當年第一流文章經學孰能儔冰溪夜
永曾聯榻烏渚秋清共泛舟理氣說時專主
退網常扶處力尊周斯文已矣吾安仗獨立
乾坤淚不收

又

韓汝澗

蟾桂曾攀第一枝聲名早已振遐陲東山共
許巖廊器北闕咸稱諫諍姿命矣斯人天不
憇仁而無壽理難推松楸幾日靈車返瞻望
南雲灑涕洟

又

吳翹

嶺士如林各自奇
清湖望實似君誰
聯名祇幸登庠日
掌試還慚射策時
持論激仰關世務
宅心平夷盡交期
行藏轉眄隨江漢
造物機緘萬古疑

又

尹煌

龍御千年會鰲頭
一俊人文章江海濶
忠義日星陳直道
如君少交情莫我親
被襟叫閣日揮涕
執鞿辰夷險惟知國
粉糜肯顧身峨冠
方濶步脩道奄摧輪
聖代公賢士危時

失蓋臣法言從此絕顏俗夏誰振往事渾如
夢清儀悅隔晨輶車嶺外路臨風獨傷神

又

李敏求

不見堂堂在空深昧昧思青蒲餘諫草五樹
殞連枝慘愴匡君略蕭條濟代期沉吟賈傅
策流涕重成悲

鐵峽橫千嶂南逾嶺水昏生行應叱馭死去
孰招魂旅櫬懷鄉路歸旌見主恩何堪舊
交淚風雨望秋原

鄭斗卿

素幔歸鄉土悲哉此大夫路無驄馬避原有
鵲鴿孤報主心空在憂時病不蘇漢宮丹檻
裏誰憂伏青蒲

旅櫬載歸舸家山路杳然落帆江雨外飛旒
嶺雲前慷慨匡君略騫騰射策年曩時俱逆
旅沾灑向秋天

又

金光炫

堂堂忠義斥和臣曾是朝端第一人吾輩幸
逢千載會君如可贖百其身丹旌溯峽風儀
遠白首登瀛寵渥新桂籍聯名如昨日蒲江

疎雨淚盈巾

又

李溟

幕府相從恨太遲
非緣爪葛許心知
澹菴尺紙人爭慕
司隸風稜獨自持
可惜平生經濟業
忍看埋沒亂離時
繡衣來路丹旌返
淚灑南雲月一眉

又

金壽賢

嶺外親朋日漸凋
白頭心事益無聊
原明家學淵源正
叔度風姿鄙吝消
大義粗伸危急日
素期虛負聖明朝
可憐驄馬來時路
一

片丹旄嶺外遙

又

李 檠

小島干戈日同襟似子稀守城非禦給迷國
是羈縻尺疏方傳誦靈車忽遠歸百年絃斷
淚今夕不勝揮

又

李 昭漢

聖代賓賢士巍科獨擅場一心思補袞隻手
欲扶綱尔喜徵還洛俄驚病在床冥途 馳
典備生死摠 恩光

又

朴 東善

白簡曾同命青蒲幾並爭
君姿超邁俗吾道
貴常經偶值求和日空留
沽直名百年公議
在猶足樹風聲

又

沈東龜

賈子傷時策齊賢擢第名
直聲昭諫草忠節
證神明報國平生苦夢時
一死輕南江來去
路忍見獨歸旌

又

鄭廣成

騫騰金榜首俊逸玉堂英
薰德令人醉封緘
舉世駭馬方期陶盛代何
遽覓佳城不盡公私

勸風塵失耆成

又

鄭世規

清儀初接錦城隈幸忝聞韶夏把盃深閉衡
門探聖學晚登烏府凜風裁仁而無壽天猶
憾嗟爾令名地不埋間氣東南蕭索盡不知
何日愛胚胎

又

李基祿

儒林雅望壯元郎直筆堂堂諫諍場一世幸
逢青眼契幾年同直紫宸傍纔看玉署趨
新命忍送銘旌返故鄉何處佳城埋正士

夢尋南路嶺雲長

又

洪 濤

歷數朝中士如公復幾人
經綸非俗學忠愛出天真
慷慨和親日從容進退
辰衰年失知已題挽涕沾巾

又

李民寅

去歲哭兒淚今朝爲子揮
天高鬼神惡霜重蕙芝腓
白簡垂青史玄堂托翠微
九原難可作吾適與誰歸

又

尹毅立

夙昔鄉廬始識荆聲華籍甚冠羣英紅雲映
日人爭賀白簡凝霜世共敬馬楹橫何曾遠素
志蓋棺猶自保完名孤舟此夜溯江漢題罷
哀詞老淚傾

又

宋克詒

命矣斯人疾云公痛悴邦儒林名第一朝著
直無雙堪侑中流楫幾驚空谷楚交期泉路
隔哀淚灑東江

又

洪璽

親策天人獨擅場手持風憲振頽綱危時遽

形明夕生六集卷之二 三二二
作中流柱 聖世旋摧大厦樑鳥道更兼江
路遠櫓聲應共薤歌長悠悠此日公私慟哭
畫簪紳又一鄉

又

尹壻

栢府封章動搢紳愛君憂國見天真沾沾自
喜知何算不復朝端有此人

若論家世爲尊屬蚤托門屏卽我師舉目乾
坤人物激傷心非但哭吾私

又

趙纘韓

今代無雙士南州第一人擢魁猶待價探奧

自任真鳳棘興絃誦烏臺聳措紳艱危知節
義盤錯見經綸國瘁天催奪賢亾道益貧終
孤哭歸櫬病伏涕沾巾

又

尹 棨

如公才德幾人存執紼今朝暗斷魂盛代長
垂賈傅涕忠言酷似陸宣論來時白簡霜威
肅去日丹旌雨氣昏欲寫哀詞長歎息此生
無復躡龍門

又

俞省曾

申子生南紀堂堂間世英師門衣鉢正家關

玉壺清抱德才兼備窮經業蚤成 龍飛祭
盛代驥步展長程遐府挽流俗危城抗直
請纓存大義借劍折奸萌正氣山河壯精忠
日月明頻頻多白眼蒼蒼濟蒼生擬鹿千
厦誰壞萬里城人方悲殄瘁天未欲昇平
怛親朋淚咨嗟 聖主情況吾忝一榜與子
幸同庚自爾襟期合欣然意氣傾百年期白
首千里送丹旌斯文嗟已喪法語向誰聽餘
生獨踽踽樑月夢頻驚

又

柳碩

吾生不無友得子始論心直舌冰人屢玄機
鑑物深遠悲摧鄭棟誰復作商霖泉裏應無
憾君恩返葬今

九

許徽

一見欣然托歲寒幾年南北照心肝傷時我
已千莖白許國君猶一片丹嶺外馳神思耿
結客中傳訃涕洟真純氣度溫良五磊落
風姿儼泰山踐履眞工超俗遠掛冠高蹈避
時昏姓名始達中興際出處先明進退間
湖嶽鳳樓扶世道霜臺鶴立靖朝端凌霜直

日 卷之十一 三十四
筆猶知義瀝血深誠足立頑五載嘉猷光什
帛一家餘慶蒲芝蘭驛亭肯說輓車慟蕭寺
難忘握手歡大厦樑摧誰復撐孤桐絃絕不
容彈他年倘過韶州路臨水柴扉不忍看

又

崔惠吉

蕭寺曾同榻交情二十年進塗方大闢宿病
竟難痊旅櫬經重嶺君恩及九泉賢朋日
零落題挽倍潸然

又

李大圭

維岳當年間氣鍾儒林聲價重黃琮如今後

學將安做從此清
朝小匪躬盛際瑞
儀匹一鳳德門餘
慶有三龍雪山何
處埋玉樹應向
青霄射彩虹

又

許啓

挺生鍾山岳遺落
任風塵諫諍公餘
事文章古絕倫憂
深去國日病亟八
朝辰摠爲公私慟
非關分義親

又

李景義

黃公壚下幾人存
孝伯云公又哭君
始擢龍頭推宿德
晚登公府搢清芬
誰知新墅前秋

別遽作佳城此日分遠寄哀詞仍歲暮不堪
歸鴈獨呼羣

又

尹暉

驥足懷千里蜚英際盛時詩書元世業忠孝
本天資學得賢師聞恩紆 聖主知高才嗟
未試宿疾竟難醫奄隔平生面寧堪後死悲
憑將知己淚灑向嶺雲垂

又

李惟達

早抱胷中不世才河清千載擢科魁剛方嫉
惡由天賦慷慨論時有直裁玉署承綸閣日

者蟠蛇看鏡豈天哉孤舟歸櫂東湖月哭望
紅旌無限哀

又

姜弘重

漢主開金馬公才出眾儒賦非楊執戟策是
董江都正值風雲會難知造化爐城西送丹
旄揮涕一長吁

又

洪 霖

一甲科仍顯三男世亦稀誰知莊海擊忽化
蜀魂歸披霧還如昨乘驄事已非相期遠宿
昔淚濕故人衣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又

申尚哲

去年哭孝伯今年哭亨甫年年哭親朋此身
誠踽踽人固有一死脩短不足數亨甫天下
士竭力事 明主對策董賢良製誥韓吏部
嶷嶷廊廟器誰貴簋與簠朝廷尚羈縻君乃
一言挂每一章奏上見者皆戰股人心方有
待天奪何遽爾亭亭獨立意諤諤敢言氣嗚
呼不復見吾道終已矣落月露梁路潛揮一
掬淚

又

李挺南

桂籍儒仙姓字香明時聲價動鷓行桐鄉風
化遺仁澤栢府霜威振紀綱一枕槐安鷄夢
罷百年桑土鶴歸怱歲寒心事將何托白首
人間獨自傷

又

曹漢賓

嶺海神精孕上靈推公鍾得秀而清翱翔一
代推經學出八三司抗直聲木稼成冰關世
運銘旌冒雨返鄉程攀舉此哭非私慟只爲
朝家失國楨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十

五十七

二

晚悟先生文集卷之十



뒤표지 앞면

